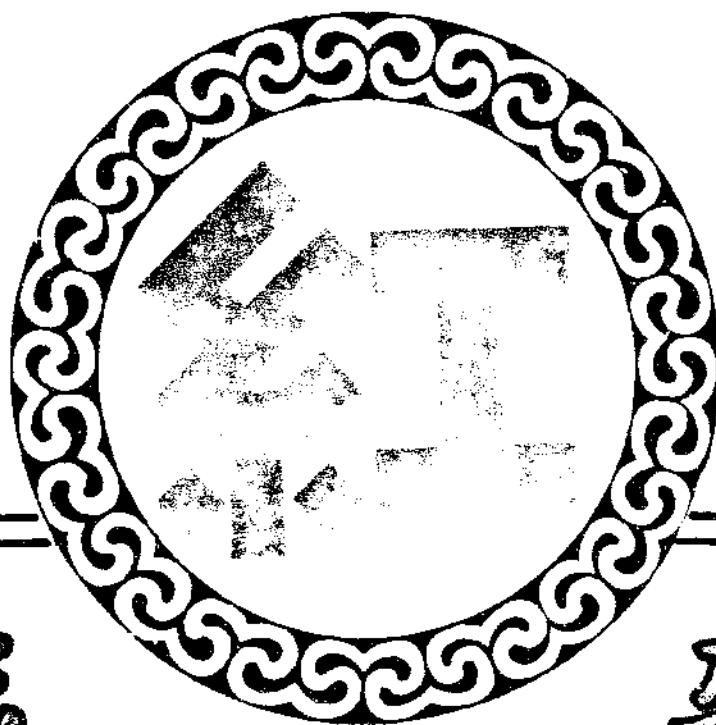


任士鶴獨創



言志

雜誌

期四十卷二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小說週刊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人物  
吸大前門牌香煙  
落落大方

美英華駐司公烟理有限公司總經理



目

次

# 第六十四期目次

陰歷癸亥十月初二日發行  
十二年十一月九日

## 短篇小說

李飛 案古塔孤囚（上）..... 陸澹盦

春日..... 毛湘君

文壇趣話補..... 嚴獨鶴

虛榮..... 陸律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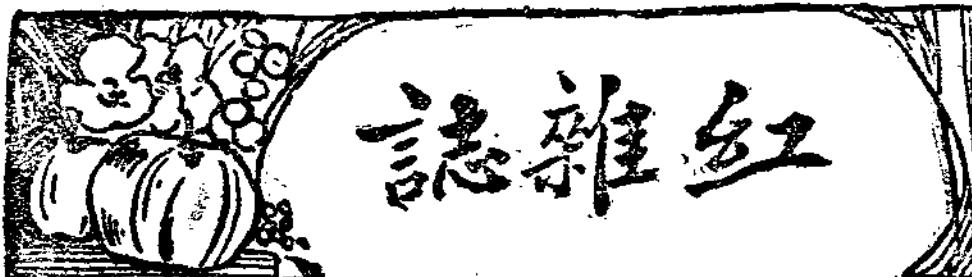
父麻雀賦..... 趙守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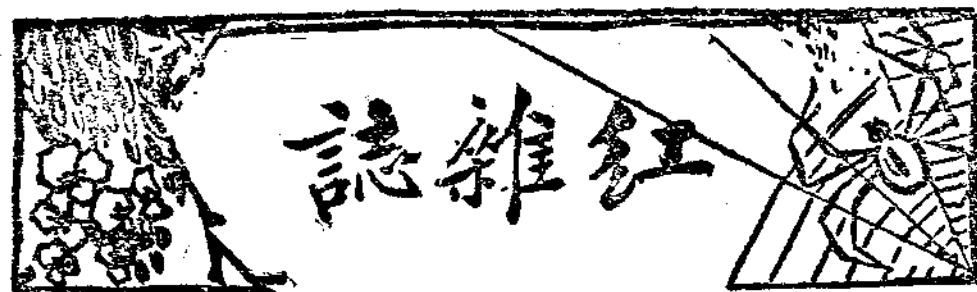
演說以後..... 嚴獨鶴

嘴拔則曉也..... 程瞻廬

鯤化爲鵬記..... 繆賊菌

生死離婚..... 程瞻廬





目  
次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二集)(五張).....不肖生

第二十二回 香山城夫妻行巧騙 村學究神謀得先機

新歇浦潮.....海上說夢人

第六十四回 拒通融夫妻秦越 窫意見朋友參商

蘇州人刪半價.....汪機遲  
男女兩性之相像.....朱楓隱

一天的歡喜.....李光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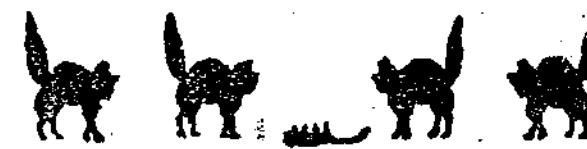
緋桃秋花記.....鄭逸梅

俗語質疑.....夏耐庵

的字的解.....許舜屏



## 同讀者隨便談談



紅雜誌中久不登澹盦的偵探小說了。讀者時常來函要求請陸先生把李飛探案續做下去。這回澹盦徇讀者的要求做了一篇『古塔孤囚』。因為原稿甚長。分兩期刊登。其中情節很是奇詭。我想讀者諸君一定很滿意的了。獨鶴的『演說以後』。描寫冒牌新文化家言不顧行之醜態。刻劃入微。寥寥千餘字。可謂短峭精練之作。

律西的『虛榮』。寫女子貪慕虛榮的害處。為社會痛下針砭。

瞻廬的『生死離婚』。是一篇極滑稽的作品。但又是諷世之作。別具精意。此類筆墨。也可以算得是瞻廬的拿手戲了。

紅雜誌現為引起讀者興味起見。擬照前例增加『懸賞小說』。『滑稽畫』。『畫謎』。『文虎』等類。自六十五期起陸續刊布。我想讀者聽了這個消息。一定很贊成的。

(濟羣)

高國等

# 大長城

# 香煙

價廉物美



舉國歡迎

中南國洋兄弟公司



原來  
是他們吸的也  
是大長城看  
烟怪道都在  
那裡讚不

真好真  
好比一切的看  
烟都要好

這是  
大統長城牌  
香烟你嘗  
他的味兒怎  
麼樣

# 烏鵲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鵲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防單印有農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痙攣瘡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氣鬱痞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科獨

種德園藍製各種國貨良藥

農商部發給一等獎章

（小角）



四時常備之良藥也如蒙批售格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角多不能盡錄另送九藥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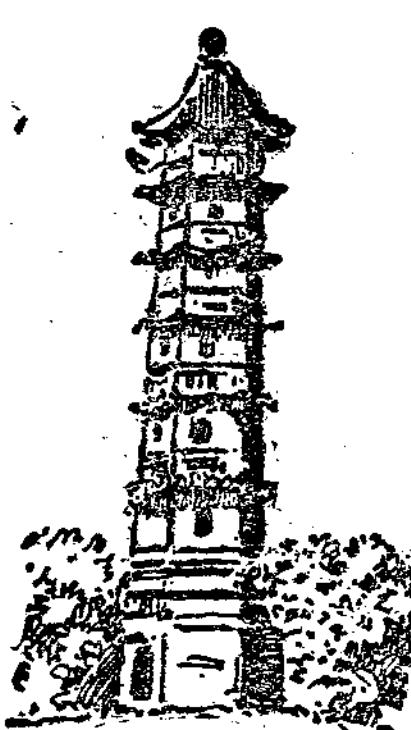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 路老巡捕房對門 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電話中央五

（價目）一品每丸洋一角加料五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紅半夏露此露專治諸般新久咳嗽痰火涎氣喘服之奇效每瓶一元○止咳茶專治傷風咳嗽不論新久寒熱皆知所治各症無不應驗誠居家出門過

見藥茶效果泡飲利便每盒五角每包一角均咳嗽咳血○玉樹神油此油止痛第一聖藥如意油此油乃本園著名良藥遠近萬大患

皆應如意油此油止痛第一聖藥如意油此油乃本園著名良藥遠近萬大患

李飛偵探案



## 古塔孤囚

陸澹盦

(上)

我(王韞珠女士自稱)以前所記的幾件案子。都是  
李飛親口講給我聽的。我們倆在蜜月的期內閒着  
沒事。就借着這紀載探案的一件事情。作爲消遣。李  
飛講一件。我便紀一件。可惜以前這幾樁案子。都早

已事過境遷。內中細微曲折的地方。李飛已經有些  
記不清楚了。再加上我這一枝筆。粗笨得很。對於做  
紀事的文字。自己覺得不大高明。所以已經發表的  
這幾篇。不見得有什麼精采。論不定還有許多隙漏。

的地方。沒有敘述得清楚哩。現在這一件案子。却是

李飛偵探案

藏書圖

## 李飛偵探案

二

我親眼目睹的了。我與李飛結婚之後。兩三個月內。他簡直沒辦過一樁案子。我倒有些耐不住起來時。時刻刻的詰問他道。你既然自命爲偵探學專家。便應當辦理一兩樁離奇的案子。給我瞧瞧。方顯得出你的能耐。倘然光是嘴裏說。沒有一點實在的成績。那末。你以前所講的幾件案子。我倒很疑心都是你構造出來的小說資料呢。他聽了我這一番話。微微一笑。接着便正色說道。你且不要性急呀。早晚總得教。你看看我的偵探學識。現在大概時機還沒有到哩。我又不是把偵探當做職業的人。就算我是一個私家偵探。也祇能人家前來找我。托我辦事。斷沒有我自己去找人家的呀。你放心罷。目下的時世。作奸。

犯科的事情。還怕少嗎。總得有幾件。落在我的手裏。那時節纔教你知道我的手段哩。我聽了他這番話。還是不十分深信。誰知這話說過之後。不到半個月。果然遇到了這一件離奇曲折的案子。好像是有意來試試他的偵探學識。一般這也不能說不是他一個絕妙的機會呀。

論理這一件案子。本來與我們是毫不相干的。而且也並沒有什麼人出來懇求李飛託他偵查。但是他因爲要在我的跟前顯顯他的偵探學識。所以平白地把這件事攬到了自己的身上來。到後來奸謀敗露。水落石出。內中的離奇曲折。竟然爲我們始料所不及的。

這件案子發生的地方却在杭州。不在上海。那時節是陰歷五月下旬。李飛在上海忽然發起胃病來。延醫調治。服了幾劑藥。病是總算好了。精神却依舊有些委頓。他在公司裏請了半個月假。票明了堂上的母親。就在五月廿七那一天。同着我一起到杭州。一來是避暑。二來因為西湖邊的空氣比較的清新一點。可以在此養病。倒也算是一舉兩得。我們是乘早上七點鐘那一班特別快車赴杭的。李飛在車上簡直沒一刻安安穩穩的坐着我看他不住的蹣跚到三等車裏去去了又來來了又去。兩目炯炯左顧右盼。好像是在那裏找人一般。我看了他這副形狀。就猜到他的心裏了。大概他很希望有一兩個冒失鬼。

在火車裏施出肱篋的手段。這時候他也可小試其技。顯顯他偵探的本領。但是天下的事往往不隨人願。平日這火車裏的毛賊是再多沒有的了。誰知這一班火車却偏偏一路安安穩穩從上海到杭州一點沒發生什麼事情。火車過了嘉興。我便將他喚住。道：你替我安安耽耽的坐着罷。火車上這班毛賊大概是知道有你這位大偵探家在這裏所以駭得他們不敢做買賣了。你又何必白費心思一定要去尋健們呢？他聽了這幾句話。知道我猜到了他的心思。嘆息一笑便坐下來了。

他坐下來之後。放着一副很正經的面孔向我說道：你別小覲着火車上那一班毛賊呀！他們黨羽很多。

手段很靈真算得是神通廣大詭變百出差不多的。偵探還門不過他們這一班人哩我在上海久知道他們的厲害這回到了車上倒有意要領教領教誰知他們倒不肯出手這真是掃興極了我連忙搖着手道我勸你就歇歇罷既然曉得他們是很難弄的爲何還要去惹他們呢就算他們在火車裏下手祇要不來侵犯我們與我們沒有什麼相干你也不犯上去管這種閒事情呀我正在說時恰巧有一個賣報的走過李飛便掏出幾個銅元來買了一份杭州出版的湖濱日報他分了一張給我我接着報紙攤開了觀看便把剛才的話截住了看了一會他忽然從報紙底下伸過一只手來把我的報紙按住他的

目光慢慢的從報紙上移到我臉上突然問道蘊珠我們到了杭州住在那一家旅館裏呢我聽了不覺一楞接着說道你怎樣把這個題目來問我呢杭州我是不熟悉的三年之前我雖然來過一次但是誰還記得那旅館的名字他點點頭道那末我們就住在之江旅館罷你好不好我道任憑你歡喜住在那裏我是隨便的那之江旅館開在什麼地方是不到了杭州總沒有找不着的道理我聽了這話不覺是一爿大旅館呢他搖着頭道我也不曉得呀橫豎說道你既然連地址都沒弄清楚爲何要住在那一爿旅館裏呢他含笑說道我自有我的意思呀說着便把他手中的報紙授給我指着那報上的一條

告。白。道。你。看。了。那。一。節。告。白。自。然。就。明。白。我。的。意。思。  
了。我看。他。所。指。的。那。一。段。告。白。上。面。有。十。個。大。字。是。  
「張。維。城。君。親。友。家。屬。均。鑒。」下。面。排。着。兩。行。小。字。道。  
「本。館。十。三。號。房。間。寓。客。張。維。城。君。從。上。海。到。杭。近。  
日。忽。身。遭。不。測。存。亡。未。卜。本。館。因。不。知。張。君。家。屬。現。  
居。何。處。以。致。無。從。報。告。倘。有。張。君。之。家。屬。或。親。友。得。  
見。此。報。務。請。屈。駕。至。本。館。帳。房。一。談。當。將。內。中。情。形。  
詳。細。而。告。也。之。江。旅。館。帳。房。敬。啓。」我看。完。之。後。便。

回。到。杭。州。去。是。爲。着。避。暑。和。養。病。並。不。是。偵。查。案。子。  
去。的。你。的。身。子。剛。好。何。苦。白。費。這。許。多。心。思。呢。他。擦。  
了。根。火。柴。燃。着。紙。烟。呼。了。一。口。慢。慢。的。向。我。笑。道。我。  
的。性。情。向。來。是。好。動。不。好。靜。的。這。一。層。你。應。該。知。道。  
了。我。們。到。了。杭。州。除。却。逛。西。湖。之。外。豈。能。坐。着。不。做。  
事。情。嗎。偵。查。案。子。身。體。上。果。然。很。勞。苦。或。者。還。很。危。  
險。但。是。揭。破。了。人。家。的。黑。幕。之。後。精。神。上。却。很。愉。快。  
的。況。且。這。也。是。保。障。人。羣。的。勾。當。我。既。然。有。了。這。一。  
門。學。識。和。經。驗。便。應。當。上。前。去。做。這。却。不。能。說。我。愛。  
管。閒。事。呀。他。說。到。這。幾。句。神。氣。之。間。似。乎。很。爲。激。昂。  
我。倒。被。他。惱。住。了。不。能。開。口。接。着。他。又。含。笑。的。說。道。  
你。不。是。時。常。激。動。我。教。我。辦。理。幾。件。離。奇。曲。折。的。案。

## 李飛偵探案

六

子給你瞧瞧嗎。現在遇到了這種事情。你爲何又要阻擋我呢？我被他這樣一駁，更覺得無話可說。只得搭訕着分辯道：我因爲你身子還未健全，恐怕你不能太用心思。況且這件事情報紙上面登得隱隱約約，究竟是怎樣一回事，還是莫名其妙。我們又不是那張維城的親友家屬，他們又並不托你辦理。你怎樣可以插身其間呢？李飛眼看着口中吐出來的烟，慢慢的說道：這件事情一定是很可以研究的。我們到了那裏，自然曉得蘊珠別多說了。你等着再做一篇偵探小說罷。

這一天的下午，我與李飛兩個人已經坐在杭州之江旅館的第六號房間裏了。那之江旅館倒是一爿

新開的新式旅館，離着西湖不遠，房間很寬敞，陳設也十分清潔。我們看定了那第六號房間，便把自己帶去的兩個皮包安置妥貼。這時候天氣很熱，我們在烈日下奔波了一會，弄得一身是汗。命茶房打了兩盆水，各人洗了一個臉，換了一套衣服，坐定之後，李飛斜靠在一張沙發上，把一個茶房叫順林的叫了進來，問他道：我在報上看見一條廣告，是你們這裏去登的。據說十三號房間裏的客人發生了什麼不測的事情，倒底是怎樣一回事？你能彀講給我聽嗎？那順林呆了一呆，搖着頭道：這件事情我也不大明白。我們伺候的房間，大家都劃分界限的，十三號不是我管的地方，所以不十分清楚。我祇曉得那十

三號的客人姓張。是上海來的。三天之前忽然一去不歸。至於怎樣的發生不測却實在不知道了。帳房裏也會吩咐下來命我們對於這椿事情不准多嘴。胡說先生倘然要知道詳細的情形還是去問帳房裏的胡先生罷。李飛點頭道：你替我把胡先生請到這裏來。我有話要問他哩。順林點頭答應便退出去了。

隔了一會那帳房先生胡德甫進來了。李飛欠身請他坐下。那胡德甫是紹興府人。年紀約有五十多歲。帶着一副銅邊的老光眼鏡。樣子十分古板。他坐定之後。先開口問李飛道：剛纔茶房順林來說先生要打聽十三號裏那一樁事情。難道先生與那一位姓

張的客人有什麼瓜葛嗎？李飛搖頭道：非但沒有什麼瓜葛而且是不認識的。德甫很詫異的問道：既然沒有關係先生為何要打聽呢？李飛用手指着那報紙道：我因為看見你們登的廣告十分詫異所以請你來問問罷了。胡德甫一聽這幾句話勃然變色不住的搖着頭道：原來你先生是問着玩的呀。這不是兒戲的事情呀！你先生既然是到杭州來玩的我勸你還是逛逛西湖去罷。這種事情你不必管他。我還有許多事沒辦不能陪你閒談了。停會兒罷他一邊說一邊站起身來拱了拱手便匆匆忙忙的出室去了。

李飛受了胡德甫幾句搶白。一時倒氣得回不上話。

來。眼看着他走出了房門。方回轉頭來看着我。道。這是那裏說起平白地受他一頓搶。白天下那裏有這等生硬的人兒。真是笑話。我却笑着。擲。揜他道。本來事不干己何必如此高興。這樣大熱的天。我勸你還是歇歇罷不必自尋煩惱了。他却恨恨的站起身來。拍着桌子道。這件事情我偏要偵查個水落石出。難道他不講給我聽。我就沒法探聽這事的底細了嗎。正在說着。茶房拿着一張名片進來。說道。有一個客人在外邊。李飛接過名片來一看。原來是昔年亞東公學的舊同學夏爾康。急忙叫茶房請他進來。一會兒門帘一動。夏爾康笑着踏進房來。我們彼此都是見過的。大家招呼了一聲。夏爾康笑着對李飛說道。

我前天接到你的信。知道你今天可以到杭。但是你下榻何處。却沒有提起。叫我尋得好苦。差不多靠西湖的幾家旅館。都要被我尋到了。誰知你倒躲在這裏。李飛道。倒也虧你尋得着。總算是不容易了。爾康問李飛爲何住到這裏來。李飛便把報上的廣告指給他看。說明了自己的意思。又把那帳房胡德甫搶白的話。說給他聽。爾康道。你何以不來問我呢。這件事情。我倒有些曉得。因爲這一爿旅館。是本地人羅宏伯開的。宏伯的兒子羅少亭。和我很好。昨天我在西園彈子房遇見他。據他同我說。這個住在十三號裏的張維城。不知爲了何事。寫了一張絕命書。留在房裏桌上。不聲不響的投湖自盡了。據我看來。

這種自盡的案子也算不得什麼奇事。你難道疑心這裏頭還有別的緣故嗎？李飛恍然道：原來是這樣。一件事情我也並不是一定有什麼疑心，不過是一時好奇心勃發罷了。但是，我以為這張維城爲何要投湖自盡？這也是應當研究的一個問題呀！爾康道：旅館中出了這種事情，外邊知道了，營業上多少總有一點妨礙。所以此地的執事人等大概諱莫如深。不肯亂說。剛纔你買賣，然去問胡德甫也難怪。要受他的掄白了。這件事發生之後，羅宏伯父子正在沒辦法。今天登的廣告還是載替他們出的主意哩。你既然肯替他們着手偵查，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本來宏伯父子也很仰慕你。倘然知道你住在這裏。

一定是非常歡迎的。現在這件事的底細，你也不必去問胡德甫了。待我去把羅少亭找來，他自然會把詳細的情形講給你聽的。李飛點頭道：你先把羅少亭找來，我們再談罷。爾康道：要找羅少亭，倒是很容易的事情。他每天下午總在西園打彈子的。你要不出去，我可以立刻把他叫來。李飛道：這樣大熱的天，我們決計不出去。你去把他找得來罷。爾康點頭答應，便與我們告辭，匆匆的出去了。

夏爾康去了不到半點鐘，便回來了。他帶着一個衣服很漂亮的少年，走進我們的房裏。還有那個帳房先生胡德甫也跟在背後。爾康踏進房門，便替大家介紹。方知這少年就是羅少亭。少亭對於李飛說了

許多仰慕的話。隨後說到那十三號裏的事情。少亭道。這件事你肯替我們調查，真是再好沒有了。內中的詳情請你問德甫好了。這時候那胡德甫急忙滿面堆着笑容，搶步上前，向李飛道歉。剛纔我不曉得你先生的意思，言語之中多有冒犯，實在是抱歉得很。請你不要見怪。少亭在旁也站起來替他告罪。李飛急忙笑着道：剛纔爾康兄已經和我說明了。這是要怪我自己不好，不該含含糊糊不肯說明。胡先生職務所在，不能不守祕密，我決不怪你便了。現在請你將這個張維城住在這裏的情形講給我聽。龍他是幾時到這裏來住的？德甫道：是陰歷五月十四進來的，住了快有半個月了。李飛道：他就是五月十

四那一天打從上海來的嗎？德甫道：不是他到杭州快有一個月了？起先住在西湖旅社，後來搬到這裏來的。李飛道：他說話是那裏口音？你可知道他做什麼職業的？德甫道：他做什麼職業？倒沒有問他說話，却完全是上海口音。李飛道：他為什麼到杭州來住？這許多日子，你可會聽他說過嗎？德甫搖頭道：沒有說過。大概是到西湖近邊避暑來的。李飛道：搬到這裏來的時候就光是他一個人嗎？德甫道：不差。光是他一個人，沒帶家眷也沒有什麼朋友。李飛聽他說到這句，好似忽然想起了什麼，接着便問德甫道：他住在這裏的時候，可有什麼朋友時常來看他嗎？德甫沉吟道：這個我倒不知道了，須要問十三號的。

茶房或者能想得出來說着便走出房去。把承值十三號的茶房阿六叫了進來。阿六想了一想道這位張先生朋友極少祇有一個姓秦的常來看他。就是失蹤的那一天早上這姓秦的還來過一回哩。李飛道這姓秦的那裏口音他是做什麼行業的你可知道嗎？阿六道姓秦的也是上海口音做什麼行業？我却不知道。他李飛道自從張維城失蹤之後姓秦的可曾來過嗎？阿六道沒有來過。李飛點點頭又問道張維城不是念三那一天失蹤的嗎？阿六道不差是廿三失蹤的。李飛道廿三那一天他什麼時候出去的？阿六道好像是午後三點半鐘出去的。李飛道可有人和他一同出去嗎？阿六道沒有他一個人出去。

的李飛道張維城有多少年紀相貌如何可有什麼特別容易記認的地方嗎？阿六道這位客人大約三十左右年紀身體很胖帶一副又圓又大的墨晶眼鏡。據我看來他左面的一只眼睛好像是有毛病的。這一句話又好似提起了李飛一個念頭。他默默的想了一想又問道那姓秦的有多少年紀人品如何。阿六道這人大約三十一二歲年紀又瘦又長高體骨鷹爪鼻子左眼角上有一塊黃豆大的黑斑衣服穿得很漂亮。至於他的品如何作何職業我却實在不知道了。李飛又問胡德甫道張維城失蹤之後你們怎樣知道他是自盡呢？德甫道他自己留着一張絕命書在桌上所以知道李飛道這絕命書幾時

發現的德甫道昨天早晨纔發現我們因為他三天不回來有些疑惑所以由我監督着茶房一同開門進去誰知在房裏桌上發現了一張絕命書方知道他已經投湖而死我們一時沒了主意只得登報請他家族來再作道理李飛道現在這一張絕命書在那裏上面怎樣寫法少亭道絕命書還在房裏桌上我們不敢去動他須等他家族到來看過再定辦法

沙發幾張西式的椅子此外還有兩只皮箱一只皮檯一只梳妝檯一只四方的碰和檯一頂衣櫈一只很寬闊裏邊放着一張銅床一張小鐵床一只寫字檯前一看見桌上果然有一張外國紙的信箋用鎮紙壓着拿來一看原來就是那一張絕命書了那紙上寫的是

我爲環境所迫不得不沾於自盡今日我心已定找出一點自盡的緣故來少亭站起身來道很好我們就一同去看看罷當時由茶房阿六在前引導大家一同去到十三號察看那十三號房間在三層樓

上阿六取鑰匙開了房門大家一擁進去那房間倒

院可也

張維城絕筆

那字跡十分端正並不像倉皇急遽時寫的李飛

把那絕命書細細的看了一會回頭微微一笑

停了一會他問

德甫道張維城

的行李你們可

曾檢查過嗎德

甫道他就帶着

這三件行李箱

子和皮包都有

鎖鎖着鑰匙不

見大概他帶出去了我們倘要檢查除非想法子把一會忽然在櫈角裏檢到一個紙團拿出來一看原



他。撬。開。但。是。我。  
們。可。不。敢。那。樣。  
辦。還。是。等。他。的。  
家。族。來。了。再。說。  
罷。李。飛。過。去。把。  
衣。櫃。拉。開。只。見。  
裏。邊。掛。着。一。件。  
白。夏。布。的。長。衫。  
還。有。兩。套。麻。紗。  
的。短。衫。袴。一。件。  
汗。衫。李。飛。看。了。  
了。

來。是一張沒有寫完的信箋。上面寫着幾行字道。  
葵哥鑒。前函諒達。弟仍寓之江十三號。杭城人多。  
眼雜。終非善地。弟居此間。日夜不安。娟至今未來。  
亦無音信。望眼將穿。焦灼欲死。一俟娟到。即當遠。  
走天涯。裕大方面近有消息否。家中……

李飛看過一遍。點頭道。原來果然是他。說着。又把那絕命書和這封未完的信兩相比。對筆跡一樣可知的確是一個人寫的。李飛把兩張紙拿在手中。回過頭來問少亭。道這件事情你們可曾報告警察署。嗎。少亭道還沒報告我們的意思要等那張維城的。家族到來和他們商議好了再行辦理。李飛含笑道。這件事情我已經都明白了。我起先以爲一定內容。

很複雜。很可以研究的。照現在看來。原來是一件最簡單不過的事情。我倒不必費什麼心思了。李飛這樣一說。非但夏爾康。羅少亭。胡德甫這幾個人相顧驚訝。就是我也很覺得詫異。難道他這樣查看了一會。真的就明白了嗎。夏爾康首先問李飛道。既然你已經明白。就要請你快些宣佈了。李飛點點頭道。還是回到我的房裏。再講給你們聽罷。衆人都說很好。

大家便陸續走出十三號。李飛剛要走出房門。一眼看見那邊皮箱上粘着一方很新的紅紙。紙上寫着。上海張三個大字。他忽然跑到箱子旁邊。一伸手去撕開那張紅紙。撕了幾下。裏邊却露出一張半紅不白的舊紅紙。等到那新紅紙撕完。就看見那裏邊的。

舊紅紙上另有四個北魏體的字寫的是「寶善堂金」李飛看了一個人喃喃說道這不又是一樁證據嗎。

大家到了我們房裏坐定之後李飛便宣佈道你們以爲這一位失蹤的客人真是叫做張維城嗎據我看來這張維城三個字是他捏造出來的假名字他的真名字却是叫做金利生這話一說大家都呆了就是我也覺得奇怪不知李飛怎樣調查出來的但是李飛却繼續說道這金利生三個字你們諸位都有些曉得嗎羅少亭續着眉頭道金利生……這個名字很熟悉好像在那裏聽見過的爲何一時間想不起來了忽然夏爾康拍着手跳起來道我倒想起

來了這個金利生莫非就是報上登着賞格要捉拿的那個捲逃犯嗎李飛點頭道不差就是此人現在裕大儲蓄銀行還出着三千塊錢的賞格要捉拿他哩爾康道你怎樣知道張維城就是他呢李飛道我起先聽茶房阿六說此人是個三十多歲的胖子帶一副墨晶眼鏡左眼好像有毛病的我心中一動就有些疑心到他因爲那賞格上面不是明明說他年紀三十餘歲身體很胖左眼是有毛病的嗎雖然賞格上沒說他帶眼鏡但是一班要避人耳目的人最喜歡戴黑眼鏡那金利生既然左眼有病容易被人認出自然更要戴黑眼鏡了但是這還是我一種想不能認爲實在後來我到十三號房裏尋着了那理。

張沒有寫完的信這却完全可以證明我的理想的不錯了你們看那信上的話不是明明露着逃走的口氣嗎而且還問到那裕大方面的消息這不是金利生寫的還有誰呢再加那箱子上的紅紙條外邊寫着上海張三個字的一張是新貼上去的裏邊一張舊的却明明寫着寶善堂金這豈不也是一種強有力的証據嗎李飛這幾句話說得很明白大家都點頭稱是爾康又問道既然張維城就是金利生那末據裕大銀行的資格上說被他捲去三萬多塊錢。他有了這一筆巨款儘可遠走天涯逍遙快樂爲何還要。在這裏投湖自盡呢李飛笑道你以爲他真的投湖自盡了嗎據我看來這是他一種金蟬脫殼之。

計你們都上了他的當了少亭道難道這人還沒有死嗎李飛笑道他既然要捲着三萬塊錢逃走那裏就肯投湖自盡呢據我看來大概這幾天風聲緊急。杭州有些站不住了他意欲逃到別的碼頭去但是恐怕仍舊有人要追蹤偵緝所以他拚着這幾件行李不要寫了一張絕命書放在桌上故意說是投湖自盡去了至於衣櫃內這半封信也許是他有心留。在那裏的教人看見了知道張維城就是金利生那麼人家疑心他已經自盡不去追究他就可以在別的地方改名換姓安安穩穩享受那三萬塊錢的贓款了羅少亭道這個計劃果然很好李先生能把他研究出來實在佩服但不知李先生究竟在那裏看

破他的。倒要請教。李飛道。這也沒有什麼深秘的意義。大凡一個人要到自盡的時候。外表縱然十分鎮靜。心裏一定是很雜亂的。你看他這一張絕命書。寫得何等端正。這也像是快要覓死的人寫的嗎？而且他遺囑將行李變賣歸還房金。那末他所捲走的三萬塊錢。又在那裏呢？再則一個人不到那無可奈何的極端。決不肯輕身覓死的。現在的金利生並未走到極端。爲什麼就要投湖自盡呢？就這兩層看來。我可以決定他這自盡之說。一定是有假的。少亭道：那末這人現在那裏可以偵查得出嗎？李飛道：這却另是一個問題了。也許移名改姓。仍在杭州。不過我却不敢斷定。少亭道：照李先生這樣說。張維城名字都是

假的。我們登的廣告。當然毫無效力。現在我們應當怎樣辦理呢？李飛道：這倒容易。你們趕緊寫封信到上海裕大銀行。請他們派一個人來查看那皮包箱。子是否金利生之物。倘然是的。就把物件雙方檢點清楚。教他們覓保領去。倘然他們不要。就放在此地。等金利生的家族來領。這麼一來。無論金利生曾否覓死。與你們旅館總不相干了。少亭德甫聽了。都唯唯稱是。大家又議論了一會。少亭德甫站起身來告辭。向李飛拱手道謝。一同去了。

這一天晚上。夏爾康請我們吃飯。就邀羅宏伯父子與他哥哥爾和來作陪。席間談起金利生這一樁事情。大家都很稱贊李飛腦筋的靈敏。爾康笑着對李

飛說道。那裕大銀行不是懸着三千塊錢的賞格嗎。你既然識破了金利生的詭計。何不再用用心思。探聽他躲在那裏。報告裕大銀行不是穩穩可拿。他這三千塊錢嗎。李飛笑着搖搖頭。並不答話。席散之後。我們又到戲園裏看戲。直至一點多鐘。方回旅館安歇。

靈隱寺飛來峯底下。離着一線天不遠。不是有一個山洞嗎。那山洞的裏邊。另外有一個石窟。洞口約摸有五尺來高。望着裏邊。黑魃魃的。深不見底。有時候。有幾個好奇的遊人。成羣結隊。鼓着勇氣。走進那石窟裏去。要想探探那窟的那一邊。究竟通着那裏。但是進去了。不到十來丈路。一班膽小的人。恐怕遇見。

什麼毒蛇猛獸心裏便有些害怕起來。再加空穴來風。把大家手裏的蠟燭吹滅了。幾枝洞中更覺得陰森可怖。那膽小的人。疑神疑鬼。轉身便走。這麼一來。駭得那幾個膽大的人也不敢再進去了。勇氣既然消滅。大家便祇得一同退了出來。所以歷來到這石窟裏探險的人。大概總是中途折回。沒有一個有完美結果的。

這時候有工商專科大學的三個學生。乘着暑假沒事的時候。忽然想到那石窟裏探起險來。那三個學生。一個叫錢鳴臯。一個叫周大激。一個叫楊鳳山。這三個都是少年好事。平日自命爲膽大的。他們就約定五月廿八下午兩點鐘。到這石窟裏去探險。到了

約定的時候。三個人果然在靈隱寺前的冷泉亭上會齊了。楊鳳山帶着一只很大的電筒。周大澂帶了一個熱水瓶。瓶裏裝滿着一玻璃樽的清水。錢鳴臯的父親是在軍隊裏辦事情的。家裏有一枝六門的手鎗。他暗地裏把那枝手鎗拿出來。作為防身之用。三個人收拾妥當。便一同走到那石窟的洞口。鼓着勇氣。魚貫而進。這時候那石窟的洞外本來有許多人在那裏乘涼。忽然看見這三個少年學生進去。探險。大家都走過來看。覺得很是詫異。還有幾個老年的人。很替他們擔心。恐怕在洞裏遇見什麼不測。勸他們不要進去。但是這三個人那裏肯聽。他們陸續走進洞去。楊鳳山捏着電筒。第一個進去。錢鳴臯拿了手鎗。隨在後面。周大澂背了一只熱水瓶。走在最後。三個人大家都把手撫着石壁。慢慢的一步一步挨着進去。走了不到一丈路。那石窟漸漸的狹小了。大家只得低倒了頭。僵着背。一步步的望前進去。楊鳳山笑着說道：「不好。照這樣的低下去再走幾步。我們要伏在地上爬了。」錢鳴臯在後面却把手鎗柄敲着石壁道：「就是伏在地上爬。我們也要鼓勇前進呀。」又走了二丈路。石窟又高大了。大家轉灣拐角。一路曲曲折折的前進。提着一股銳氣。倒並不是膽怯。這時候五月裏的天氣本來是非常炎熱。一到石窟裏邊。好似走進了冰窖一般。十分涼快。走了一陣。到一處很寬闊的地方。楊鳳山忽然站住了。

說道。且慢。那邊有一種什麼聲音。你們聽見嗎。錢鳴臯和周大激一聽這話。大家都站定了。側着耳朵細聽。錢鳴臯低聲道。不差我也。聽得了這哼哼唧唧的聲音。好像有一個病人在那裏呻吟。周大激道。石窟裏那裏會有病人呢。依我想來。恐怕是一只野獸睡在那裏。鼻中發出來的鼾聲。周大激這麼一說。大家都覺得有理。頓時面面相睹。三個人都驚慌起來。內中還算楊鳳山膽大一點。他把胸脯挺了一挺。昂聲說道。就算是一只野獸不見得一定是虎豹之類。況且我們有手鎗。在此怕他什麼。我們還是鼓勇向前。看他一個仔細。錢鳴臯和周大激聽他這樣說。當然也很贊成。三個人便依舊一步步的挨上前去。錢鳴

臯把手鎗高高舉起。扳着鎗機。預備開放。但是那握鎗的手已經有些發抖了。這樣的又走了十幾步。楊鳳山把電筒向前一照。忽然又站住了。說道。且慢。我已經看見了錢鳴臯。在背後問道。什麼。你看見什麼。楊鳳山道。我看見一件東西。在前面轉灣的地方。好像是。一只野獸。錢鳴臯慌道。野獸嗎。待我來打他。一鎗。周大激急忙阻止他。道。慢來。看看仔細。再放這手鎗。可不是當耍的呀。楊鳳山把電筒又射到那邊去。燒了兩燒。低聲說道。這東西好像是白的。看來不見得是野獸了。周大激道。不論怎樣。我們上前去看看。清楚再作道理。當時三人又放輕了脚步。慢慢兒挨上前去。及至挨到了那東西的相近。楊鳳山便看出

來了他第一個嚷道咦這是一個人呀錢鳴臯也說道此地那裏來的人真是怪事周大激道只怕是野獸從洞外拖得來的三個人一面說着一面已走到那人的身旁楊鳳山把電筒一照大家不覺又駭了一跳原來這人是個三十多歲的男子穿着一件白夏布長衫面色灰白直僵僵的躺在地上頭面和長衫上有許多鮮紅的血跡一塊一塊沾的不少錢鳴鳳嚷道原來是一個死人楊鳳山道不要胡說你不聽見他呻吟的聲音嗎死人那裏還會發聲音呢這人一定還沒死哩周大激道這人大概是被野獸咬傷的照此看來這洞裏一定是有猛獸了這話一說大家不覺又膽小起來楊鳳山把電筒照着地下的

人僵硬着細細的一看很詫異似的說道不對呀你們看這人的手上腳上都有繩索綁着嘴上又紮着一方白巾看起來竟是被人家謀害的呀錢鳴臯和周大激都說不差一定被人家謀害了丟在此地的楊鳳山道既然這人沒死我們的探險祇好中止先得將這人送出石窟再說錢周二人贊成此說當時三個人七手八腳兩個人把這個受傷的抬起來一個人拿着電筒在前引導三個人替換輪流着慢慢的把這人扛到洞外這時候洞外的人都圍攏來觀看大家見他們扛一個受傷的人出來都覺得非常奇怪一個個過來詢問楊鳳山等約略宣布了幾句一面把那人嘴上的白巾手脚上的繩索一概

解去其時早有一個好事的人奔去報告了。附近的一個警察署，會兒就有一個巡長模樣的人，帶了兩三個警，察前來查問這時候楊鳳山等三個人正在商議辦法，恰巧警察到來，他們便

李飛偵探案



風竹閣

四百一

詳情講了一遍。把窟中發現的那巡長低下了頭去細看地下。受傷的人直僵僵的躺在那裏。動也不動額角上都是血斑面孔白得像死人。一般祇是喉嚨裏還有一種呻吟之聲蓋得他。

還沒有死。巡長看過一遍。一面吩咐警察趕緊打電話到公立醫院請他們派人前來。將受傷的人扛到醫院中醫治一面。又與楊鳳山等三人商議。請他們暫時不要走開。以便研究此案的真相。三人都點頭答應。當時便有一個警察飛也似的去打電話了。

這一天早晨。我們七點半鐘就起來了。我忙着盥洗梳頭。李飛却拿着一個望遠鏡。立在洋臺上。四面瞭望。停了一會。我盥洗好了。把他叫進來。一同吃了早點。他便問我。今天預備到那裏去玩。我說我是隨便的。你歡喜到那裏。就到那裏。他想了一想。道停會我們倆僱乘籐轎。到靈隱天竺去玩罷。今天天氣這樣熱。早上尚且如此。下午更不得了。靈隱寺那邊。覺得

同到汽車公司裏。包了一輛汽車。恰巧能坐四個人。我們上車之後。四輪轉動。汽車便開了。從新市場到斷橋。沿着白隄。一直到岳坟轉灣。從棲霞嶺脚下繞道到靈隱寺山門外下車。我們走進山門。先到飛來峯底下游玩。大家正在議論那山峯的奇幻靈巧。忽然看見一班游客都望玉乳洞一線天那裏奔去。我們不知不覺也跟着他們走進山洞。看見洞內有一羣人圍了一個圈子。在那裏議論什麼。我們擠進去一看。原來地上躺着一個受傷的人。旁邊立着三個

學生模樣的人。還有一個巡長。兩個巡士。也呆呆的站在那裏。李飛見了這個樣子。又引動了他的那一片好奇心。暗暗問夏爾康道。這是怎樣一回事。爾康搖頭道。我也不明白呀。爾和在旁道。那邊這個朱巡長與我有些認識。待我過去問他一問。自然知道了。

李飛便催他趕緊去。問爾和蹤過去。與朱巡長招呼了。談了一會。又踱了回來。便把那石窟裏發現一個受傷者的情事。詳詳細細講給李飛聽。這就是我上一節所紀的那一段事情了。

## 春 日

毛湘君

出谷啼鶯遠近。宜風和日麗。柳垂垂却憐。蜂蝶紛紛舞。辛苦慙慚。爲阿誰。



## 文壇趣話補

嚴獨鶴

### ▲狼虎會中種種趣話

狼虎會的結合。已有許多年了。每次集會。大家除飲啖而外。又恣爲譖謔。其間發生的笑話和滑稽名詞。非常之多。所以狼虎會員常說。如果我們把平日所講的話。編成一部狼虎詞典。一定狠有趣。並且狼虎會中的趣話。往往隨時發生。差不多一次不到會。就有許多新笑話不能知道。至於最近加入的新會員。聽會中老前輩（這

個老前輩。就是加入多年的老會員可稱是老狼老虎）。談天。竟瞠目不解。於是祇好臨時查詞典。所謂臨時查詞典。就是向同座中別人詢問來歷。這查詞典狠不容易。一面祇管要問。一面便故意裝喬不肯說。大概非小敲竹槓。不易查着。

狼虎會員瘦者判爲狼。胖者擬爲虎。至於瘦鵠。看他外貌十分文弱。像是一隻小狼罷了。但是狼虎會中健將。第一要算是他。

## 文壇趣話

二

未曾入席。先擾水果。入席以後。自冷葷以至大菜。無不席捲而空。祇是一樣乾稀飯。除外。他在席上。倒是抱的屈。映光主義。向不吃飯。

琴豔親王（就是丁娘。上回文壇趣話中已發表過了。）有一樁特別毛病。就是笑得利害了。便會出眼淚。所以在狼虎會中說笑話。能以那一個賺得琴豔親王眼淚最多者。爲成績最佳。

我常稱鈍根爲弟。鈍根則呼我爲兄。其實我兩人並沒拜把。完全是姓的關係。我姓嚴。他姓王。諳音像閻王。所以同會中都呼

我們兩人爲閻王。因此又成了一兄一弟了。不過閻王之下。又有小鬼。當小鬼的便是那幾個小而且瘦的人。至於常覺。又不免有「無常鬼」的嫌疑。

講到姓氏。還有一樁笑話。有一次蝶仙忽然對慕琴和鈍根說道。這幾天我看報。知道『慕琴失却了一件東西。被鈍根揚了便宜貨買去。』是不是。大家聽了都莫名其妙。後來蝶仙宣布理由。却是那幾天第一台正在做『丁郎尋父』和『便宜貨王華買父』。亦可謂天然巧合。令人失笑。



## 虛榮

陸律西

莊季楠雖然不過中學畢業。對於文學上却很有些根基。因為他父親是一個飽學進士。文章經濟都很有把握。前清的時候在湖南做過幾任知縣。曉得不能發展胸中抱負。告病回來。閑着沒事。就把教訓兒子當做消遣。季楠乃是他第四個兒子。資質比幾個哥哥聰明。所以獨能承受了家學淵源。他父親看了很為喜歡。現在又見季楠已經是二十歲的人了。便想早些給他完姻。總算完了一樁心事。這話傳了開去。當下來作伐的不少。最後便揀定了一家姓趙的小姐。名叫鳳貞。也是世代書香。現在雖然窮了。論起門第來却還相稱。而且聽說這位小姐相貌端莊。性情和婉。老夫妻都很好。願便不去徵求季楠的同意。揀了一個好日子。過禮下定。季楠生長在專制家庭。弄慣了。却也不以為意。不過覺得夫妻乃是終身在一起過活的人。自己和這趙鳳貞平生沒有見過一面。倘若弄一個不三不四的人來。豈不把我一生的幸福都犧牲了麼。

到了結婚這天。季楠趕緊挑去新娘頭上的紅巾。仔細一看。纔曉得這趙鳳貞的相貌。雖然不是什麼天仙化人。却還不算醜陋。就是比起家裏這三位阿嫂和幾個姊姊妹妹來。也還不相上下。才把心放下。過了幾天。又見她說話伶俐。做事能幹。而且生性爭強好勝。寧可吃些虧。不肯落在人後。季楠非常滿意。所以閨房之間極其和好。過了些時。見鳳貞往往背着人長吁短歎。像是有什麼美中不足似的。季楠倒老大的不懂。自己想着難道我有什麼配不上她麼。還是家裏有什麼不稱她心呢。從此說話也格外小心。遇事十分體貼。惟恐違反了她的意思。豈知她總是愁眉不展。成年累月的難得看見她開口一笑。

這天晚上。季楠從外面回來。又看見鳳貞一個人坐在房裏。對着一盞燈。在那裏流淚。季楠更忍不住。忙走近前去。打疊了許多安慰的話。臉上堆着笑容。問道：自從你進門以來。我看你時常悶悶不樂。我家裏雖不能算做富貴衣食住三件事。還可以無憂。就以我而論。不敢說什麼才貌。也還不是村夫俗子。究竟你有什麼心事。我和你既做了夫妻。你的身體就是我的身體。你的心就是我的心。無論什麼事。儘管說出來。大家商量。或者我還可以替你解除煩惱。也說不定呢。豈知說了幾遍。鳳貞只是低着頭。手撫着一塊手帕。翻來覆去。一言不發。季楠急得站起來。大聲說道：照你這樣隱瞞。一定是關於我身上的事。你有什麼不合意所

以當面不便開口果然如此也用不着爲難好在現在世界文明男女離合都有自主之權你儘管提出理由到法庭去請求離婚何必勉強牽就着豈不誤了你的青春嗎鳳貞被他這幾句話一逼纔抬起頭來笑道你這話說得更遠了請坐下我來告訴你我自從進得你這門來雖然還有些妝奩但是和幾個阿嫂比較起來衣裳首飾件件都不及他們公婆雖然不說什麼我自己未免覺得慚愧……季楠不等她說完拍手笑道你把這些當件心事未免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了我聽見父親和母親時常說起娶媳婦要揀賢德爲第一連相貌的美貌尚在其次何況這妝奩更是身外的東西你就是帶了一萬兩金子來我也不覺得多一個錢不帶來我也不嫌你少你這樣一個精明人怎麼連這一點還看不透呢鳳貞道在你心裏固然是一如既往家裏上上下下幾十口人那個能和你一樣還有外面的許多親友那個不是受了金錢的驅使有一分的衣飾便是一種的看待甚至於衣飾窮了些他們便要看不起那裏管你身家門第更講不到德行才學了你成天的在學堂裏用功那裏曉得這裏面的苦楚呢季楠道這也容易你現在缺少什麼衣飾不妨說出來我去回明老人家添置些就是了鳳貞忙搖手道你快不要提起家裏進款一年有限所有用度都是預算定了的現在斷沒有爲這小事去叫老人家煩心的道理就使果然弄了來被他們曉得了

倒添一宗話柄。而且彼此同是一樣的媳婦。不能夠偏厚偏薄。倘若幾房照樣要求起來。家裏如何供給得起呢？季楠聽了眼巴巴的只是呆看着。一時倒沒了主意。鳳貞又接着道：「所以我一向不肯告訴你。正是爲此。你還是隨我自己去設法。不要來管我罷。」

這年冬月。季楠的長兄伯杞得了一個兒子。他父親還是初次抱孫。自然是非常歡喜。預備着要在滿月這天大開慶賀。全家的人也都打起精神。接待賓客。鳳貞自然不肯讓人在半個月之前便回到娘家去。東奔西走。張羅衣裳首飾。所有幾處親戚。差不多都借到了自己支配。一回周身上下才勉強夠用。已是累得一身大汗。

季楠在家等了幾天。見鳳貞不回來。只得自己走去尋她。却見鳳貞從裏面走了出來。淚流滿面。像是正在和人爭論。問起來。纔曉得她因為看見母親手上有一個金剛鑽戒指。要想借來。帶她母親。爲着是自己結婚的紀念。不肯借給她母女兩個。竟拌起嘴來。季楠只得從中解勸。又允許立刻給她照式置辦一個。纔携了鳳貞回來。第二天季楠到珠寶店裏去打聽。稍爲看得過的。總要千把洋錢。自己手裏擎不出這筆現款。又不好失信。只得出了重利。向至好的朋友處借了一千塊錢來。纔把這戒指買了回來。交給鳳貞。鳳貞自

是歡喜轉眼到了湯餅大會這天真是賓客滿堂繁華富麗三個大媳婦都打扮得錦裝繡裏翠繞珠圍鳳貞幸虧有主意也把東挪西湊來的衣飾都插戴起來場面上總算遮飾過去鳳貞已經覺得很爲吃力而且這些東西既是借來的少不得要領人家一番情意又恐怕有遺失損壞對不住人所以事體一過又要一家一家去送還弄得心裏實在有些厭煩真叫做不得已罷了

論起鳳貞的箱子裏不是沒有幾件貴重的首飾幾套華麗的衣裳就是過門之後季楠給他添置的也不少無奈現在風俗奢侈花樣翻新首飾有了金翠又要珠寶有了珠寶又要鑽石衣裳更是顏色花樣鑲滾剪裁幾乎天天改變等你好容易照式去做了來他們却早又改換了新式就是腳底下抹了油也追不上鳳貞如果沒有人比着原也可以不講究偏又遇了這幾位阿嫂都是豪富人家的女兒成天的在外面交際往來看了新樣回來便仿照改做每人都有幾個裁縫伺候着至於房裏的婢僕成羣那是更不必說了鳳貞本是要強的人夾雜在他們裏面又是羨慕又怕坍台實在的力量又辦不到只有去借來綑過場面果然那些親友見了有的羨慕她的榮華有的稱贊她的能幹都說人生在世是應該如此的無奈這莊府上人口既多往來酬應更是不少像這樣婚喪喜慶的事統算起來每年總有十數起像鳳貞這樣今日

還明日借日子多了實在弄不下去幾乎天天都要勞心費力去盤算而且眼看就是年底債務逼迫心裏更加焦悶到了臘月竟病倒在床上了

季楠本來是多情的人伉儷極篤現在見她的病一天比一天利害以爲總是不起的了自然格外傷感想着鳳貞是歡喜名譽的真叫做一生愛好是天然現在雖然不幸紅顏未老遽赴黃泉總要給她留些鴻印雪泥也可以叫他在地下瞑目當下便做成了一篇行狀預備求名人題詠好借大家的手筆永垂不朽但是鳳貞平生既沒有什麼奇節異行這行狀裏最要緊的一段無非誇張她一生的勤儉說是她生性不喜繁縝屏棄脂粉有古人荆釵布裙之風又捏造了兩件事實說是她雖然生長綺羅叢中却是心懷淡泊一件粗布衣裳已經洗浣了幾回還穿在身上一條綢袴子已經縫補了幾處至今還收藏在箱子裏又是什麼操持家計井臼躬親紡織針黹直到夜深不停地照這樣子打算印刷幾千份這天纔送了樣子來恰好鳳貞有些清醒便要過一本來自己看了一遍不覺嘆了一口氣纔曉得一個人是應該如此的可惜他們不早些告訴我我又何至於生這場病呢但是活在世上既以奢華爲榮死後又以勤儉爲榮一生都用虛假來騙人心裏很覺慚愧出了一身冷汗從此病倒漸漸的好了

又 麻 雀 賦



租界關華洋雜鴉片絕麻雀出一年三百六十興高彩烈。

總會公館而住宅屋宇軒昂陳設堂堂盡是賭場三步一

檯兩步一凳牙牌簇新骰子圓穩扳好位置以次坐定男  
男焉女女焉陶情消遣則不知其幾千萬場電燈皓亮不  
火何熒香煙吞吐有霧無風十塊爲底八圈爲限加花一

臺到腰三百預先講明各相允從一圈之內一副之間而

輸贏不齊太太奶奶阿官小姐下樓出房皆來其處遠立  
近坐環睹爲歡紅雲一朵門中風也綠樹三棵碰發財也

精光滑達摸白板也拋筒擲東倣萬子也懽聲雷動橫東

風也個個聽張則不知誰人和也一吃一門極意經營摸

進嵌當而和到焉其可以贏者三十六元上家之儲蓄下  
家之搜羅對門之存貯往年往日取掠於人堆積如邱一

文 麻雀賦

二



賦雀麻文

愚守 賦宮房阿仿

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銅錢銅板。八開四開。棄擲墮地。賭人  
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賭想贏錢。

人亦愛其錢。奈何來之甚艱難。揮之如泥沙。使賭博之家。  
多於商場之店鋪。麻雀之牌。多於園林之瓜果。銀洋積累。  
多於造房之磚土。鈔票砌疊。多於嬰孩之尿布。牌聲劈拍。

多於戲園之搭鼓。語言嘈雜。多於公堂之申訴。使觀看之。

人中心悅而生慕。賭人之心。日益驕固。銀洋完鈔票盡。又

遭一副。輸得真苦。嗚呼。害衆人者。衆人也。非賭也。傷賭者。

賭也。非旁人也。嗟夫。使衆人各愛其財。則可以不賭。雖賭。

而能愛其財。則自半元。或至一元。而爲賭。決不至傾家也。

賭人不暇自哀。而他人哀之。他人哀之。而不戒之。亦使他  
人而復哀他人也。

# 演說以後

嚴獨鶴

朱濂凡是一個著名的社會學博士。各處開起會來。時常要請他去演講。他口才又好。工架又足。演說的時候。非說到台下的人。一齊拍手。不肯住口。所以他。又成了一個大演說家。在社會上的聲譽格外紅起來了。

有一天。朱博士又在某處會場上演說了。他那天的演題。共有兩個。是『多妻制度之害』和『男女社交公開之必要』。他運用着他的好口才。又搬弄着許多新文學家習用的名詞。

演說以後

朱濂凡是一個著名的社會學博士。各處開起會來。時常要請他去演講。他口才又好。工架又足。演說的時候。非說到台下的人。一齊拍手。不肯住口。所以他。又成了一個大演說家。在社會上的聲譽格外紅起來了。

這種話。台下那些聽衆焉有不歡迎之理。頓時一片鼓掌聲。震動屋瓦。朱博士非常得意。便在這鼓掌聲中。欣欣然。一鞠躬。下台去了。

朱博士下台以後。便有這會中的會長和幾個重要職員。前來對他說。大家因為聽了他這一番演說。覺得非常欽佩。所以要公請他晚間再到四時春大菜館中一敍。表示欽慕之意。并且在席間還可暢聆他的教益。朱博士聞道一聲。請似得了將軍令。便格外

演說以後

二

高興頓時滿口答應。

這天晚上朱博士正和那會裏的幾個人在四時春  
香菜館十三號中吃得起勁。忽聽得隔壁十二號中  
有許多男女笑語之聲。座中有幾個人便忍不住要  
走到洋台上去張望。朱博士便正言厲色的說道。  
不。我多講像諸君這般模樣就免少見多怪。其實  
男女交際既然公開那麼男女在一處聚會也就和  
男子與男子或是女子與女子聚會一般儘可諱浪  
笑傲不拘形迹。這又有什麼希奇呢？大家聽他這樣  
說也未嘗不覺得他講得過分。但話出自博士口中。  
焉有錯理。便也不敢駁回。祇點頭道先生見教得  
極是。

一會兒席散了。朱博士和大家同走出房外。恰好隔  
壁那些客人也散出來了。內中有一男一女。男子穿  
着西裝打扮得十分漂亮。那女子的裝束也很妖艷。  
兩人挽着臂並着肩一路走那形態很是親暱。別人  
並不在意。朱博士一見却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  
生大吼一聲追將上去那一對男女嚇了一跳。迴頭  
一看見是朱博士也像很失驚似的急忙逃下樓去。  
了等到朱博士追下樓他們却已逃出門外。跳上汽車。  
嗚嗚一聲登時風馳電掣不知去向。朱博士倒站在  
門口直着雙眼氣得呆了。

那請他吃飯的主人不知就裏也趕上前來拍着朱  
博士的肩頭問道博士爲什麼事。這樣生氣博士大

聲道。你們。有所不知。方纔那一男一女。男的不知何人。女的却是我家裏人。似這般男女混雜。教我見了怎不生氣。那些人聽了不禁駭異。道先生既然是主人。張社交公開的那麼府上的女眷便和男子交游。你也犯不着這樣生氣呀。朱博士又頓足道。你們還不

明白。這女的不是別人。却是我的小妾呀。那些人又詫然道。先生不是主張廢除多妻制度的人麼。怎麼會有姨太太呢。

朱博士經人家這一問。倒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

## 嘴披則蹠也

程瞻廬

鄰婦訓其養媳。媳披嘴作不滿意狀。婦大怒曰。吾訓汝。汝敢披嘴耶。因喃喃罵之。媳乃將嘴蹠起。面壁而坐。婦益怒。曰。汝既披嘴而又蹠嘴耶。因操杖痛打之。余謂養媳捲打甚冤。披嘴以後。當然要蹠嘴。孟子有言。嘴披則蹠也。(智譬則巧也)

## 記鵬爲化鯤

菌·賊·繆·

易水之間。有魚焉。其名爲鯤。應潮而生。聚族而居。勢力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鯤之部下。擁有蝦兵蟹將若干萬。志猶未滿。思爲水族之長。若鳳凰之於飛鳥。麒麟之於走獸。烏龜之於介族。唯我獨尊。而鯤有長子。其名爲鯀。雖昌言服從。態度尚難捉摸。依附鯤而攀龍鱗者。咸忌鯀而畏鯀。恐鯀之揚鰭鼓鬚。變生肘腋。無他魚足與相敵也。南遊於洛。叩鯀一言。鯀曰。余性鯁直。知無不言。當今之世。政改共和。獨跳龍門。免遭點額。魚龍漫衍。必須魚魚雅雅之議。士施其魚目。混珠之手段。名字跳出於匱中。庶幾以魚軒迎夫人。可以享魚水和諧之樂否。則魚腸之刺可懼。魚爛而亡可憂。骨鯁在喉。期期以爲不可也。鯤之部下。魚頭參政等。互相計議。欲選政之告成。非聯絡大頭之鮎不能。魚麗於罶。乃使鮎(鮎祥音相近)先逐鱸鯉(鯉王諧音)。更助鮎運動。三月大功告成。鯤化爲鵬。干青雲而直上矣。唯浙水鱸魚首先反對。遼河之鮓繼起。爭衡天津。鬱頓密圖。抗拒興風作浪。恐大鵬雖欲展垂天之翼。不可得矣。於戲。



# 生離死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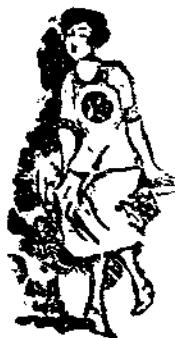
程瞻廬



生死離婚

纏夾大律師的事務所裏忽然來一個縞素衣裳的婦人手裏提着一個小小的長方包裹恭恭敬敬的放在桌子上然後向大律師深深鞠躬道先生我倆是來辦理離婚的纏夾大律師見生意上門了怎敢怠慢忙道請坐請坐大律師道夫人到敝所來辦理離婚是兩願離婚呢還是呈訴離婚婦人聽了不明白忙問怎叫做兩願離婚怎叫做呈訴離婚大律師翻着離婚的條文道第一千三百五十九條夫婦兩造不相和諧彼此自願離婚這便叫做兩願離婚第一千三百六十二條夫婦的一造因有種種的情事不得不提起離婚訴訟這便叫做呈訴離婚婦人道我倆並不提起離婚訴訟只是兩願離婚大律師念那兩願離婚的理由道所謂願者係指夫婦兩造之同意而言若一造欲離婚彼造不願意時則雖不和諧亦不得離婚婦人在旁納悶不曉得他胡謔些甚麼忙問道先生畢竟怎麼樣

生死離婚



生死離婚

盧瞻程



大律師笑道夫人這件離婚案只怕不能成立。認離婚出於夫人一造的意思還沒有知道彼造同意不同意。

婦人道甚麼叫做彼造。大律師道便是從前和夫人結婚的那個人。婦人笑道那個人叫王木林不是叫彼造。他和我一起兒來的。他便是我的先夫。說時便打開着桌上的包裹。把裏面的東西豎將起來。却是一個木主。上寫着中華民國公民先夫王木林之神主。

大律師呆了一呆。忙道夫人算甚麼。這木主是不會講話的。婦人道他不會講話有我呢。我可做得他的代表。

大律師嘻嘻冷笑道這木主可會應許你做代表。婦人道他不應許我。我敢跑到這裏來麼。先生我今天備着魚肉祭品在先夫靈座前祭過一回。我默默祝告說丈夫丈夫。你願意和我到律師那邊辦離婚去。你便來享受這祭筵。要是你不願意。你便起一陣陰風。把燭火吹滅了。我自然收拾了這條心。一輩子替你守寡。祝

# 婚離死生

盧·瞻·程·



生  
死  
離  
婚

告完畢。靈座上毫沒動靜。燭火也不會吹滅。可見得先夫早應許我了。所以和他同到這裏來離婚。今天離了婚。我明天還要和我的後夫結婚咧。

大律師點頭道。夫人夫死再醮律所不禁。你只管去嫁你的後夫便是了。這離婚的手續可以省却。你的先夫已死了。當然和你脫離婚姻上的關係。婦人怒道。先生。你枉做了大律師。怎麼這般的不明道理。先夫的人是死了。先夫的鬼却不會死。要是他在陰司吃起醋來。延聘着死鬼大律師和我打起官司來。那不是要了我的命麼。所以一定要和他辦了離婚。生人死鬼脫離了夫婦關係。那麼我去嫁人。先夫便奈何我不得。

大律師經這婦人一駁。幾乎變做了啞口葫蘆。好容易搜索枯腸。才想出一個比喻來。便道。夫人不是這般講。須知男子娶後妻並不先和那已死的妻子離婚。那麼婦人嫁後夫也不必先和那已死的丈夫離婚。

婦人益發大怒道。先生。你枉掛了大律師牌子。原來是一個糊塗蟲兒。男子娶後

生死離婚

四

妻。依。舊。承。認。已。死。的。前。妻。是。他。的。妻。子。自。然。不。必。和。那。死。鬼。妻。子。離。婚。婦。人。嫁。後。夫。不。能。承。認。已。死。的。前。夫。仍。是。伊。的。丈。夫。怎。麼。不。和。死。鬼。丈。夫。離。婚。先。生。你。把。後。妻。前。妻。比。那。後。夫。前。夫。你。真。糊。塗。極。了。我。早。知。你。這。般。糊。塗。我。便。不。該。買。眼。藥。走。到。你。這。石。灰。舖。子。裏。來。了。

大。律。師。挺。着。罵。臉。都。漲。得。紅。了。肚。裏。尋。思。這。婦。人。的。話。倒。有。充。分。的。理。由。妻。死。再。娶。前。妻。的。名。分。依。然。存。在。將。來。男。子。死。了。依。舊。可。以。和。前。妻。同。穴。安。葬。夫。死。再。醮。前。夫。的。名。分。就。此。消。滅。將。來。婦。人。死。了。却。不。能。夠。和。前。夫。同。穴。安。葬。兩。兩。相。較。絕。對。不。同。我。怎。麼。混。在。一。起。兒。講。我。真。糊。塗。達。於。極。點。了。

婦。人。見。大。律。師。不。做。聲。打。起。包。裹。準。備。着。要。走。大。律。師。慌。得。甚。麼。似。的。好。好。的。生。意。上。門。無。論。怎。麼。樣。沒。有。放。走。的。道。理。忙。道。夫。人。請。坐。夫。人。的。說。話。都。是。很。正。確。的。本。律。師。讀。了。十。年。法。律。書。却。不。曾。參。得。透。澈。這。叫。做。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咧。婦。人。方。才。回。噴。作。喜。和。大。律。師。商。量。生。死。離。婚。廣。告。的。底。稿。

婚離死生

廬·瞻·程·





過了一天。各報上發現一條生死離婚的廣告道。

死夫王木林與生妻柳氏因彼此發生障礙不能共同生活自願脫離夫婦關係從此夫在陰司得娶任何女鬼婦在陽世得嫁任何男人男婚女嫁生死永不干涉請轉交大律師作證恐未週知登報宣布。

死者王木林  
生者柳氏同啓

## 蘇州人刪半價

汪機遲

俗有蘇州人刪半價之稱某甲聞之牢記於胸一日至蘇遇某乙於途甲遂問其何姓答曰姓陸甲曰然則我知汝必姓三復問其家有房屋多少乙曰祇有三間甲曰然則我知汝必祇間半復問其家有妻妾若干乙曰祇一妻子甲曰然則必與人合娶無疑乙憤詰其故甲昂然曰蘇州人刪半價我亦懂得。

生理學家謂男女兩性截然不同。余獨以爲不然。茲試列其相同之點如左。

和尚之頭像尼姑。

賽會中創子手之肚皮像十月滿足之婦人。

政客之朝秦暮楚迎新送舊像妓女。

武人之善于滑脚像閨人之姨太太。

官僚之向商民敲竹槓像妓女之對待狎客。

婦人之喜翻醋壟像酸秀才之發牢騷。

富人眼中之金錢像其妻眼中之鑽石。

男子偏聽寵妾之言像婦人偏聽不肖子之言。

前清遺老之髮辯像舊式婦女之腳帶。

官吏之印像新娘之馬桶。

官廳之文告像妓女之情書。



# 繡桃秋花記

逸梅

小玲瓏山館。桂林薛氏之小園也。略

有林木池石。里中咸稱之曰薛園。園之西偏。有繡桃十數株。春暮花盛。傾城士女來觀。文人墨客飲酒賦詩。其下頗極一時之盛。既而此十數株。被桃三年不花。枝葉依然扶疏茂盛。人咸莫解其故。問之老於園藝者。亦以爲未之聞也。即亦聽之。薛氏有女。嫁五年矣。隨宦他省。某年歸甯。繡桃之一個篆文的圖章。蓋着粹記兩個字。却很是清楚。當時看了。不覺驚

王无咎



# 一天的歡喜

王少芝到了上海。在四馬路大新旅館。看定了一間每天六角的中等房間。將行李卸了。一看時候還不過二點多鐘。就去見了他的母親。知道介紹他到公司裏的事情。已經說妥。每月有二十四元的薪水。約定後天進去辦事。心裏很是喜歡。又去看了幾個親戚朋友。在外面吃了夜飯。看了戲。回到旅館。已經有一點多鐘了。正要想睡。忽見牀前桌子上有一封信放着。拿起拆開一看。却並沒有信紙。只有

一張金城銀行三萬元的卽期支票。那下面簽的字是花押。看不出一個篆文的圖章。蓋着粹記兩個字。却很是清楚。當時看了。不覺驚

緋桃秋花記

一天的歡喜

二

植也。女方十餘齡。嘗戲掬土壅之。而默祝以桃之盛衰。卜己之榮瘁。今聞三年不花。心以爲不祥。頗不悅。時方盛夏。也至七月中。園丁報。桃樹皆蓓蕾似將着花時。女未去。頗不信。視之果然。未十日而花全放矣。雖不能比盛春日。却亦華豔可愛。女紀以詩。有「非時開比鶴林花」之句。至八月中。結實兩枚。緋桃向無實。尤異之。囑園丁妥爲守護。九月終霜漸降。居然成熟。食之而甘。女以爲瑞。故私自喜也。明春正月。仍還夫家。夫病療。又一

得呆了。連忙再把那信封仔細一看。外面寫的旅館名稱。房間號數。並自己的姓名。一點也不差。但沒有寄信人的姓名。只有內詳兩個字。心想這真奇極了。怎麼信也沒有。憑空會寄這三萬塊錢來給我的。莫不是有人託我經手辦什麼事情麼。但是我親戚朋友裏頭。也沒有這粹字的名號。並且我向來從沒有同人家經手過這樣的鉅款。也沒有人肯相信我。我到了上海還不到半天工夫。除了幾個要好的親戚朋友以外。也沒有人知道我住在這裏。想了一回。就叫茶房來問道。我出去以後有什麼人來看過我。這封信是那一個送來的。茶房道並沒有人來過。只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孩子。送了這封信來說是交給你先生的。少芝聽了。知道一定是弄錯的了。也不露聲色。叫茶房出去。把房門關上。拿了支票。坐在牀上對他看着。又是歡喜。又是疑惑。想難道老天憐我窮。故意神差鬼使。弄這三萬塊錢。

年而亡。囑女曰：我累卿。卿尙無子女。堂上有諸兄弟侍奉。卿當再嫁也。女

守三年服。後有同邑林君者。與女同執教鞭於某小學校。亦賦悼亡數載矣。性情問甚。相投契。遂締婚焉。初女以林君名鶴。字秋華。與前事前詩頗闇合。遂不能無動於心。以爲緋桃示兆。已之榮瘁係焉。而不再嫁之主義。漸漸打消。後鬱生二子。亦符桃瑞。

## 俗語質疑

耐菴

來送我用的麼。怪不得前天終南山的和尚說我今年要發大財哩。但是這筆款子。究竟不知是送給那一個的。信面上又明明寫的一些不差。莫非前天住在我這房間的客人。也是同我同姓名的麼。後又想道。不要這張支票是假的。有什麼朋友故意來同我開頑笑的。但是我到了這裏。還沒有幾個人知道。並且我也沒有這樣頑皮的朋友。顛來倒去想着。一夜沒有睡。第二天早上九點鐘的時候。就走到英大馬路金城銀行裏面。拿了這張支票。懷着鬼胎。向付款處遞進去。那裏面的人接了。看了他一眼。也不問什麼。等了一回。只見裏面將一束一束的鈔票拿出來點交。他整整的三十束。他一看。這許多鈔票。心裏突突的跳個不住。頓時荒了手腳。原來並沒有預備帶什麼盛的東西。許多鈔票却沒處去放。想了一想。只得向銀行裏要了幾張舊報紙。將鈔票包了。又討了一條繩索。束縛好了。雙手綁了。

世俗慣用之語。往往有自相牴牾而不可解者。戲爲問答以釋之作。

俗語質疑。

痛快。或問痛爲疼痛之意。苦事也。快爲快活之意。樂事也。苦與樂不能同時發生。既快矣。何得云痛。既云痛矣。快於何。有痛快二字相聯。意義無乃牴觸。答此其證有二。如笑爲快樂之事。而笑得肚皮疼。甯非快而痛者乎。此一證也。淚以表示苦意。但笑到極處。往往流下淚來。快而不痛。何至流淚。此二證也。至於以殺頭爲快。

走出銀行。此刻心裏真是說不出的歡喜。倒有些模模糊糊起來。要想回到住的旅館裏去。一想不好。這筆款子一定是送給前天住我那房間裏的客人的。倘然此刻曉得了。查究起來。豈不要說我冒領。麼。我回去不但錢沒有到手。恐怕還要吃巡捕官司哩。現在我有了錢。這種蹩腳旅館也不要住了。還是到新開的五洲大旅社。或是遠東飯店去。另外開一個房間罷。但是這樣一大包的鈔票。拿了很是不方便。想着。擡頭看見永安公司就在面前。忙走進去。十五塊錢買了一個皮包。將鈔票放在裏面。回出來叫了一部黃包車。一逕到了大世界相近遠東飯店。看定了五塊錢一天的房間。先付了十塊錢。休息了一回。躺在沙發裏。一頭吸香煙。一頭打算這三萬塊錢怎樣的一種支配法子。拿五千塊在上海買一所住宅。五千塊開一個最時行專治花柳病及注射六零六的醫院。二千塊娶一個姨太太。家

活事此則金聖嘆個人之以痛為快  
也不可以語於常人姑置不論

活鬼 能生活者為人死則為鬼豈  
有鬼而可以活者更豈有活而可稱  
鬼者語言之恥慚豈不可笑 答賭  
鬼酒鬼色鬼鴉片烟鬼明明活人而  
以鬼稱是則人而鬼者也謂之活鬼  
誰曰不宜

福氣 世俗恭維人者恆曰「你好  
福氣」夫富貴壽考多子多孫乃謂  
之福事不順手煩惱以生斯謂之氣  
祝人有福則可祝人生氣何為 答

裏的黃面婆子他也跟我吃苦了好幾年了也要打一付金鑄做幾  
件時式的衣服給他預備在他身上化掉三百塊錢再拿三千塊買  
一部汽車一萬塊等下屆國會改選的時候買他一個國會議員做  
做也可以打打電報出出風頭不但可以弄錢還有升官的希望即  
使大選費弄不到出席費總有的還有四千七百塊就存在銀行裏  
作活動金罷但是現在這三萬塊錢放在身邊恐怕露了眼再發生  
第二個臨城案那就不得了還是存在銀行裏的好別的銀行不熟  
悉不如存到中國銀行去罷打算已定就掀電鈴叫茶房去叫了一  
部汽車坐了到中國銀行將三萬塊錢存好了指定了活期存款取  
了摺子支票仍舊坐了汽車回到遠東時候差不多有一點鐘了就在  
晉隆叫一客西菜吃了忽然想起母舅介紹到公司裏的事情約  
定明天進去的現在我已經發了財這二十四塊錢一個月的事情。

富貴者有驕氣。壽高者多暮氣。多子多孫則兄弟鬭牆。婆媳吵嘴之事。在所不免。豈非淘氣桶子。福氣。福氣。有福斯有氣。福與氣固自相聯也。

小犬。對人自稱其子爲小犬。夫兒子雖小人也。非犬也。稱爲小犬。何歟。答。兒子之生。必先懷孕。孕之由來。厥因獸性之發動。無獸性則無孕。無孕則無子。稱兒子爲小犬者。蓋以犬爲獸類。有老子之獸行。而後小犬以生也。然則老子自稱不應呼。老大耶。糖了八隻眼。此爲畧人之語。惟人

當然不能屈就了。但是把什麼說話去推託呢。如今晚先去同他說。現在另有一個朋友。荐了我五十塊錢。一個月的事情。他自然不好強我去了。又見自己身上穿的一件青灰綢紗夾衫。同一件元色綵馬褂。舊的已經不像樣了。並且袖子又是很小。此刻正是三月裏的天氣。人家都穿着哩。嘵。相形之下。自覺慚愧。一摸身邊皮夾子裏。除了方纔的存款不算。統計別人託買東西的款子。連自己帶來的盤費。除去買皮包。付房金。吃西菜。並一切的零用外。還有九十多塊現洋。當時就到先施公司去買了一套現成的哩。曠袍褂。並鞋襪衫褲等類。又買了一個金手表。共費了七十多塊錢。回來換了。對着衣鏡裏一照。覺得很體面。不愧一個面團圓的富家翁了。停了一回。已有五點多鐘的時候。電光燿燿。萬盞銀燈。倏成光明世界。茶房就來問要不要開夜飯。一想。現在上海最時髦的是吃素菜。聽說功德林

祇有兩隻眼瞎了一隻眼者。謂之獨眼龍。瞎了兩隻眼者。謂之雙目不通。卽至靈官亦不過三隻眼而已。曷云乎瞎了八隻眼耶。答此所謂眼非指目而言。乃指耳目口鼻七孔而言。孔竅曰。眼七孔亦可謂之七隻眼。合請輸出肥料之尊腎而言。斯爲八隻眼。瞎了八隻眼者。言一竅不通也。拖後腿。拖後腿卽拆台之意。夫獸有四腿。乃分前後。人則祇有兩腿。初無前後之分。更安有後腿之可拖耶。答此可以猪仔議員譬之。軍警捉

的素菜頂好價錢也頂貴。我還沒有吃過。倒不如吃素菜去罷。就回頭了茶房。叫他依舊備了一部汽車。就走出遠東來。正要上車。忽聽得背後有人叫他。回過去一看。不是別人。就是薦他事情的那個母舅。還同了一個他的姑丈。那母舅就問他。你到這旅館裏來看哪一個朋友。你姑丈曉得你來了。今晚要請你吃夜飯。我方纔同他到你旅館裏來看。你不料你不在茶房說。你還是早上出來沒有回去過。今夜你回去。先要把房金算清了。明天早上好搬到公司裏去。他正要說現在我已有了五十塊錢。一月的事情。那邊公司裏請舅舅替我辭掉了罷。還沒有開口。他的姑丈就說道。我昨天聽說你來了。又有了職務。很是喜歡。本想昨晚就請你吃飯。恐怕你初到。還有別的應酬。就寫了一封信。約了你今晚。那封信是我叫小廝送來交給茶房的。方纔茶房說你已經收到看過了。他聽姑丈說了這幾句話。覺

豬仔議員到會投票。豬仔不肯前去。兩手據地不行。軍警縛其腿而拖之。如縛猪然。斯卽謂之拖後腿。又何不可。

七手八脚。人之手與腳固各有其二。旣曰八脚。應有八手。何爲而曰七手八脚耶。答。八隻腳當然爲四人。更當然爲八隻手。特四人之中有伸一手於背後。暗裏拿錢者。立於其前之人。尙未之見。疑少一手。故合四人計之。而曰七手八脚耳。

道耳邊湯的一聲。頓時面紅頸赤。心神不定。額上的汗同珠子一般。的滾出來。只聽得那姑丈又接說道。但是我這封信弄差了。寫給你的信沒有封進去。倒把解付上行貨款的一張三萬元金城銀行的支票封在裏面了。現在我們且到功德林吃素齋去。明天我還要同你舅舅一起陪你到公司裏去哩。

## 的字的解

許舜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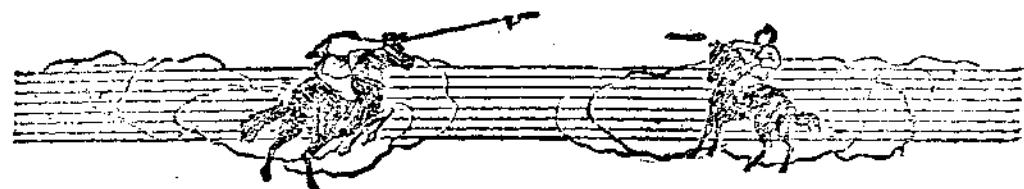
從前書中。會有老的少的。村的俏的。各種目。大約所說的。都有他的命意。所以我說的。不同你說的。你說的。不同他說的大約多有一個目的。不是空說的。但我尙有一個頂新鮮的名詞。叫做者的人家聽了不懂。（先生何不也寫不懶呢。羣注）問我何解。我說我也不懂。不過我看見紅雜誌中有一篇陳小菊先生大作。連用者的二字。下面還有人名。我亦想效法之而已。

第二十二回 香山城夫妻行巧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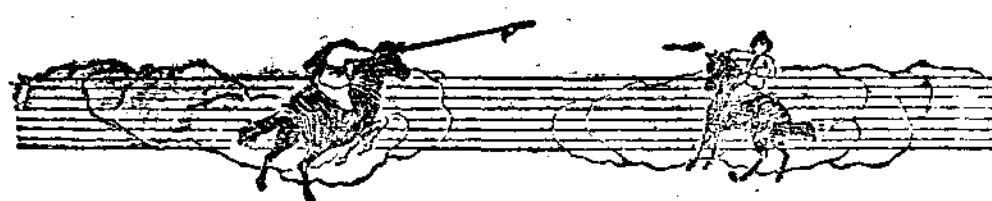


第二十二回 村學究神課得先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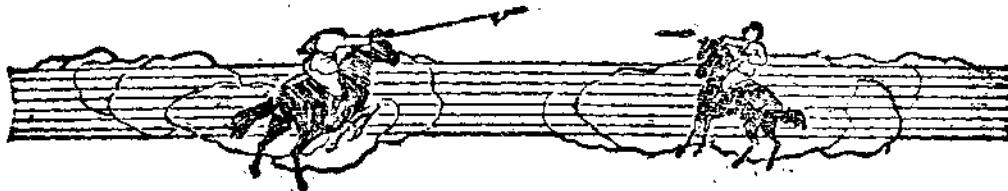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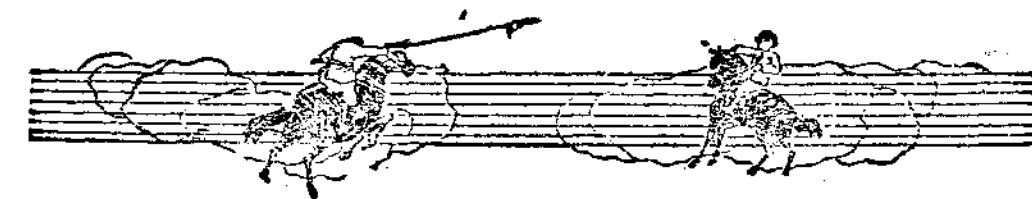
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在甚麼時候說甚麼時候的話。祇要壯年時候。努力還愁筋力衰頽了。沒得享受嗎。萬清和連連搖頭道。我的話。不是這般說法。我是說你們這種做法太勞苦又太風險。爲人能拚着勞苦。何時何地不能換得些享受。何況擔着無窮的風險。更可算是拚着性命去求享受。人果能拚性命去換些享受。又豈愁沒得享受嗎。何必要做這世人都不歡喜的強盜呢。所以我並不是不願意做强盜。祇不願意像你們這般做法。李有順道。我原說了一切聽先生的號令。先生既不願意像我們這般做法。何不把先生的做法說出來教我們兄弟大家遵守呢。我們何嘗不覺得現在的做法又勞苦又風險。祇是從來當強盜的除了我們現在這種做法而外不曾留下又安逸又穩妥的。做法來。我們因此不能不是這們笨拙的做着。先生真個有又安逸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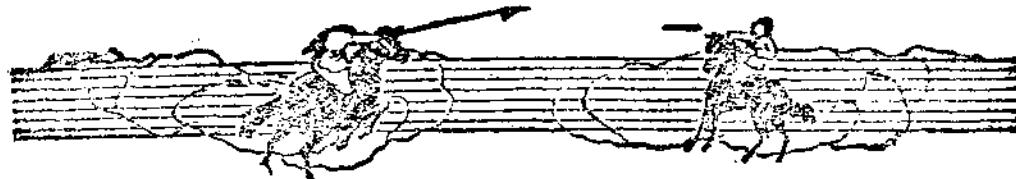
穩妥的法子。休說我們兄弟願聽先生的號令。少打算點兒。我可包管兩廣的綠林中兄弟們沒一個不願聽先生號令的。萬清和喜笑着問道。你果能包管兩廣的綠林中兄弟都聽我的號令麼。李有順拍着胸脯道。儘管惟我是問。不過先生須把那好法子說出來。我才能號召得動。萬清和點頭道。你明晚獨自到我這裏來。我慢慢說給你聽。你祇牢牢记着東南方去不得。此刻天色已快要亮了。我這裏地方太小。天亮後學生一來見了你們多有不便。隨起身向衆人拱手道。自家人不客套。雨已下了我不留你們久坐誤事。大家都起身道謝。李有順揀了一個包裹。雙手捧給萬清和道。我們兄弟一點兒瀟洒。先生不嫌不乾淨。就賞臉收下來。萬清和毫不推辭的接了。李有順率領着一行大盜。出了萬清和家。趁着天光未亮。急急的趕回巢穴。他的巢穴在順德東。



南一座叢山之中山中有幾十戶人家盡是李有順的部下平時各人有各人的職業和普通鄉村中農民一般的生活由李有順派人往四處躡盤子打聽確實了有動手的價值才臨時發出召集的命令李有順或親自率領或不親自率領由躡盤子的夥計引導去動手搶刦後歸來攤派贓物也是由李有順主持衆人不敢說半個不字像這樣的巢穴李有順共統轄了十多處祇是這十多處巢穴並不是由李有順組織而成的也不是和李有順有關係的人組織的當李有順未成名之前各處原是現成的巢穴原是不斷的打家劫舍不過首領不是李有順罷了他們各處的首領都是大家承認共同推舉出來的不必是本團體的人祇要是聲名大本領高的同類都有被推舉爲首領的資格首領所享的權利第一是分贓分贓以外的事首領固有相當的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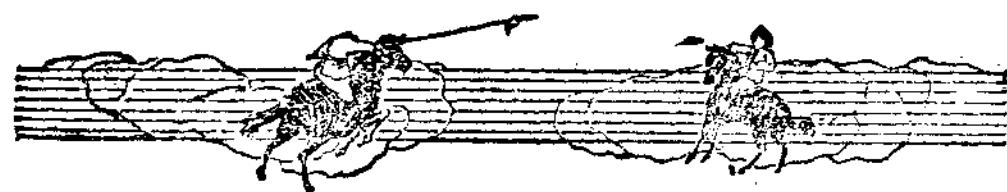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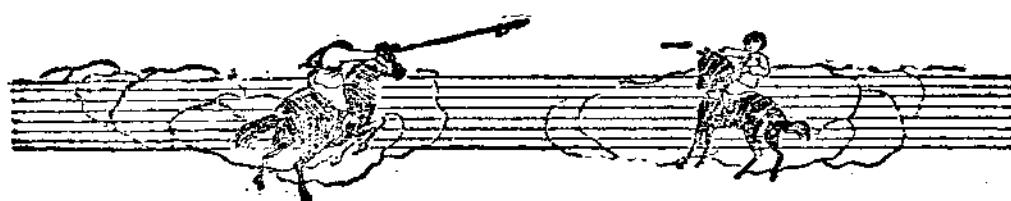
限。然。不。必。有。首。領。在。跟。前。也。一。般。的。可。以。有。舉。動。但。得。了。采。就。非。等。公。  
推。的。首。領。來。無。論。甚。麼。人。不。能。處。分。有。人。勉。強。處。分。了。大。家。也。不。服。若。  
是。由。公。推。首。領。攤。分。的。那。怕。十。分。不。均。勻。也。絕。對。沒。人。敢。爭。多。論。少。祇。  
是。當。首。領。的。總。得。保。持。這。公。正。人。的。資。格。必。按。照。各。人。出。力。的。多。少。仔。  
細。攤。派。李。有。順。就。是。因。爲。分。贓。公。道。所。以。十。多。個。村。寨。都。奉。他。爲。首。領。  
這。番。李。有。順。率。領。衆。盜。回。到。順。德。東。南。方。這。個。巢。穴。還。不。曾。將。贓。物。攤。  
派。猛。聽。得。山。背。後。一。聲。砲。響。接。連。一。陣。喊。殺。的。聲。音。震。得。滿。山。響。應。原。  
來。是。官。軍。來。圍。勦。這。山。中。强。盜。湊。巧。這。時。候。才。到。李。有。順。等。剛。得。了。采。  
回。來。絲。毫。沒。有。準。備。一。聞。砲。聲。都。嚇。慌。了。手。腳。爭。先。恐。後。的。往。山。下。逃。  
跑。李。有。順。料。知。不。能。抵。敵。忙。教。衆。人。不。要。分。散。逃。走。須。聚。做。一。塊。到。山。  
頂。上。看。那。方。官。軍。稀。薄。即。合。力。向。那。方。衝。下。去。衆。人。因。是。事。前。毫。沒。有。



準備一知道有官軍圍山便一個個如腳底下揩了油的一般等到李有順發出號令來早已逃散十之七八了在李有順左右的不過三個人並都是沒多大本領的李有順流淚跺脚道天數難逃我們衆兄弟相當有這大劫賽管輅萬先生分明說了東南方去不得我們以爲祇是不能去東南方做生意誰知我們正住在東南方回來就遇了這場大禍偏偏衆兄弟不待我的號令各人先自逃了於今祇剩了我們這幾個兄弟想要衝下山去逃性命就得有神明保佑便是已經逃了的各位兄弟也不見得能衝出重圍爲今之計我們惟有各自努力各安天命我憑着這身本領在前拚命殺開一條血路你們有力量跟上來是你們命不該絕萬一你們的氣力趕不上我就勸你們值價點兒橫豎十八年後我們又是一籌好漢說罷一聲大吼手舞單刀往山下撞將

去三人也。各舞手中兵器，如衝發了四條大蟲。一會兒便進了官軍隊裏。李有順那把單刀真是使得超神入化。一剎時官軍隊裏被殺了三十個人。祇好紛紛的往左右閃避。李有順衝出了重圍，回頭看後面三人時，一個也不曾跟上。原來李有順的步下太快，有名的爬山虎三人，如何能跟蹤得上呢？李有順這時也就沒有回身殺進去救那三個兄弟出來的勇氣了。恐怕官軍追來，急急的逃到別一處村寨躲了。夜間仍到萬清和家來一見。萬清和的面就忍不住流淚，說道：悔不聽先生的神課。昨夜在這裏打擾的兄弟們，祇怕一個也沒了性命。接着將歸寨後沒一會，就被官軍圍山攻勦。衆兄弟如何散逃？自己如何拚命衝出的話，說了一遍。萬清和聽了，神色自若的笑答道：數皆前定，豈是一人之力所能挽救？你又何用悲哀呢？李有順心想這人本領雖高，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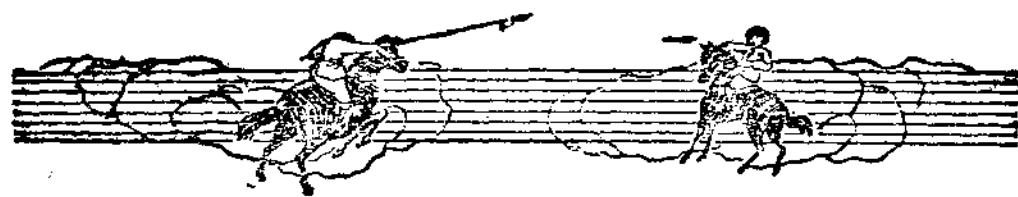




是沒有仁愛之心。他昨夜明知道我衆兄弟有這場大禍也不向我們說明一聲。僅說東南方上去不得。我那時是問去東南方做生意利與不利。並不是問村寨歸得歸不得。教我們怎生想得到不去東南方做生意。也有性命之憂呢。於今他聽得我衆兄弟都送了性命。連歎息都沒一聲。可見得這人的心比我們做强盜的心還要狠了。但是當時李有順祇得含淚答道先生的話是不錯。不過我和衆兄弟出生入死多年。情同骨肉。今一旦眼見他們都死於非命。僅剩下我一個人心裏雖想不悲哀却如何做得到。啊說着兩眼又撲簌簌的掉下淚來。萬清和才悠然長歎了一聲道這本是可傷的事。不怪你止不住悲痛。李有順一聞萬清和的歎息聲。更哽咽的哭出聲來了。萬清和忽咗了聲說道且不要哭。我有句話問你。你那些兄弟都是如何把性命送掉的。李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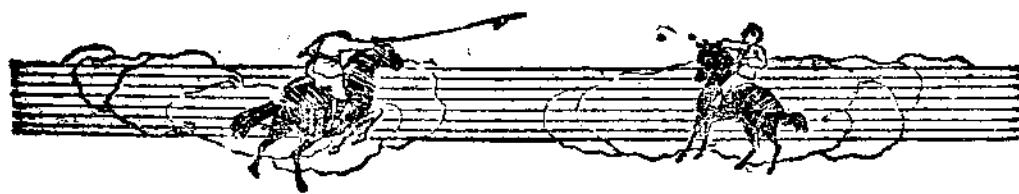


順拭乾眼淚說道我不是曾說了衆兄弟因爲事前沒有準備臨時各自偷逃的話嗎山下的官軍圍裏得鐵桶也似的緊密衆兄弟多沒有大能爲若能大家聚在一塊齊心合力的衝出來或者還有一半可以逃出既是一個一個的單逃除了我有誰逃得出因此我逆料一個也沒有了萬清和笑道命裏該死的就聚在一塊也不難死在一塊命裏不該死的一個人也能逃出來你不就是一個人逃出來的嗎李有順聽了這話心裏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呆呆的望了萬清和一會說道衆兄弟實在不能比我我這一點點本領雖算不了甚麼然百十名官軍休想將我困住衆兄弟中能趕得上我三五成的也沒有如何能拿我一個人逃出來的事和他們比譬呢萬清和笑道照你這樣說來有本領的人簡直在許多該死的人當中也不該死了就是命裏該死有本



領也不會死了麼這兩句話說得李有順沒得回答半晌才說道那麼  
我就是命不該死了萬清和點頭道你的命是不該死便是你衆兄弟  
的命尤不該死若是該死的我昨夜也說明了李有順道衆兄弟既是  
命不該死爲甚麼又都死了呢這話就教我更不明白了萬清和仍是  
笑道你要明白很容易說時隨掉頭向裏面連喂了幾聲道你們還不  
出來更待何時李有順是個十分機警的人見了萬清和這情形心裏  
猛然疑惑有人暗算驚得跳了起來不知萬清和喂呀喂的叫出些甚  
麼人來且待下回再寫

冰廬主人評曰萬清和以神謀靈應煽惑人心結合李有順圖謀不  
軌與施耐庵寫吳學究議取生辰綱一段頗相合惟吳用祇恃智計  
而萬清和兼有道法合智多星入雲龍而一之宜乎其陰險奸狠較



吳學究爲尤甚也。

江湖奇俠傳 第二十二回

四二四

# 免費函授催眠術

催眠術全以精神作用故又名精神學其原本蓋出於生理學心理學哲學三者混合而成此神聖奇妙之學理其操術純正早為各界有識者所公認無庸贅述特舉催眠術之功用如下▲強建身心○和合家庭○教育德性○治療病癥○透視物體○偵探祕密○審判疑案○窺破人心○教練軍人○變換人格○能卜未來之運命○能知過去未來遠方之事實○能探物價之升降○解決宇宙間一切不可思議之現象○總之精神之動作無一不可應用也本所自奉海道尹成立以來現五週紀念特招免費函授紀念學員每省百名為額各費均免收(函授一科原額學費等須大洋十八元)現在為紀念起見祇取報名費洋八角(郵票代八十八分)聊助登報郵資之用諸君有志向學者將姓名年歲通信處詳細書明連同報名費由郵掛號寄來本所收到即發給講義(共有九冊)定額無多報名從速以免向隅也(上海北浙江路晉壽里二九八號中華精神學養成所長啟)▲再者凡諸君熱心斯學介紹三人同時報名者一連自己報名費免收外另獎給銀徽章一個又催眠球一個

## △△△ 奉送催眠術實驗雜誌

不可不看之催眠術實驗雜誌○社會交際界不可不看○欲學催眠術者不可不看○欲知神聖奇妙之學理者不可不看○欲治藥石無効之病癥者不可不看○欲詳解心理哲學者不可不看○欲調和家庭改造童性者不可不看○欲閱此書者每冊須附郵票五分○寄至○上海北浙江路晉壽里二九八號○

中華精神學養成所

# 地蘭白 000 牌元三

理經行洋利吉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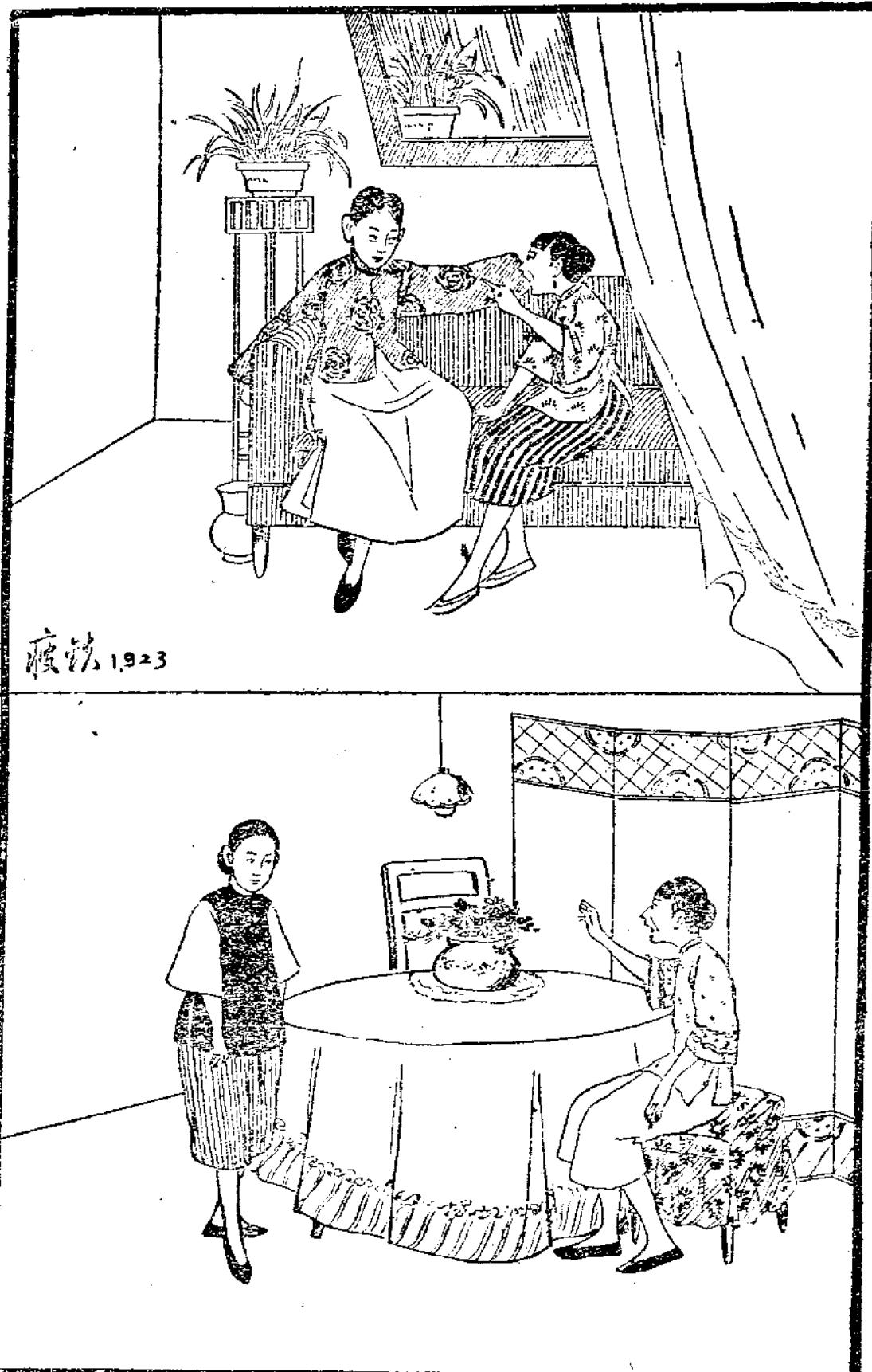
各華酒食店均有出售

最  
滿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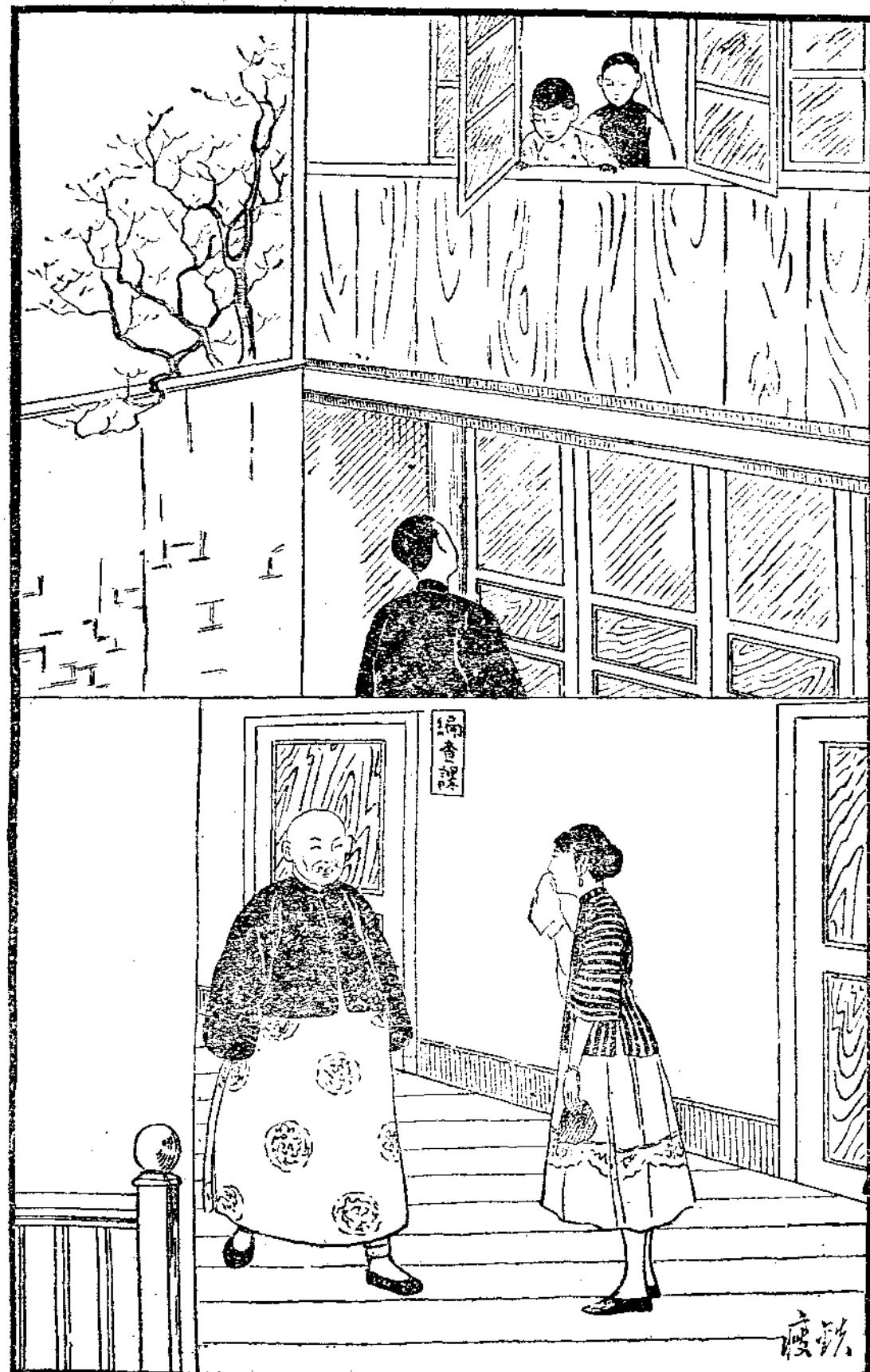
最  
美  
味



第六十四回  
范通融夫妻秦越



第六十四回  
鬧意見朋友參商



# 新 歌 浦 潮

海上說夢人著

## 第六十四回 拒通融夫妻秦越 鬧意見朋友參商

上文說繼宗因交易所股票蝕本無法彌縫。欲向他少奶奶商量拿他的首飾物件暫時設法渡過了難關。再買還或者贖還他。因為他女の生性吝嗇。只進不出。恐其不答應。自己豈不難以落台。因此左右思維。終覺不敢開口。今番實爲交割期到。實在挨不過了。不得不硬一硬頭皮。對他女的實說。自己股票上蝕多少多少。還沒講到要向他通融的話。已被少奶奶一陣埋怨說。你既然自己身子在所裏。頭難道不曉得市面一看見跌價爲什麼不快快脫手。可是恐怕本蝕得不足。一定要蝕一個足裏足。嗎。繼宗想這幾句話果然要聽他埋怨。自己心中決不定。

主意實乃是個大大的壞處。現在懊悔也來不及了。又聽少奶奶接着說。你想從前我同你一起上市場做生意的時候。何等順利。這幾時我沒工夫陪你同往。你就應該自己曉得自己運氣不大。好可以暫時歇歇手。不做待我有工夫陪你去了。再買不遲。不是我誇口的話。為什麼有我在場。你就賺錢。沒我在場。你就蝕本。這上頭可以見得我的運氣實在比你好得多呢。繼宗想。這是我自己做壞的門面。他蝕本我也哄他賺錢。所以把他的眼睛抬高了。然而婦女何知。儘他自負自負也罷。只要他此番肯幫我的忙就得。他想只顧想少奶奶的話還沒講完。接着又聽他埋怨道。你當初剛蝕本時候。爲什麼不同我商量。若對我說了。我一定教你脫手的。因爲回回得利一朝蝕本就是不祥的預兆。捺着不肯脫手。准得有場禍來。現在本已蝕定了。你再告訴我成什麼用。既然你自己能幹。何必再對我說起。令人聽了懊惱。說時頸項紐了幾紐。面向着外不理睬繼宗。繼宗心中好不

內愧硬一硬氣想不同他多話無奈此番要他幫忙有氣也沒得硬處所謂由他矮簷過怎敢不低頭只好自己小心認過說起此一回蝕本太大無法彌縫只好借你的首飾物件或押或賣暫時調一調頭一俟生意運轉加倍償還你的便了少奶奶一聞此言面色陡變手足俱冷連說話聲音也發顫了說你講得出這種話嗎你們男子漢大丈夫外間做生意蝕了本要轉到女人首飾的念頭資格也未免太低了想我這些東西一件件陸續買進來也大非容易不知道用了多少心思費了多少時間纔得湊成這點我敢說此物除却我眼睛閉了由別人去擺佈要說是有我身子在着一天這首飾我也決不願意敗落一點就使房子坍了沒安身之處我也決不肯拿首飾去換房子住或者我死了沒棺材閼我也萬不願拿首飾出去買棺材睡呢說時聲色俱厲滿面都是怒容並無一點怜惜丈夫之色繼宗起初倒還愁少奶奶不答應他沒下場處現在聽他之言轉怛怛然連

面皮都不紅一紅實因少奶奶講的話忒殺斬釘截鐵了。這種話就使朋友交情窮途求助也未必致於聽着這般回報。何況好幾年的夫妻情份能講得這種話繼宗已知他少奶奶全無心肝不由想起了當初他有個朋友叫小諸的曾爲某洋行報關生理因和稅所中人上下其手營私舞弊數以萬計他生平最鍾愛的乃是個青樓中人名喚娟娟。小諸平日公私所入差不多有十之八九用在娟娟一個人身上業已爲他脫籍藏嬌金屋當小諸鼎盛時候卿卿我我兩人的恩愛情形何消說得不意後來東窗事發稅所和洋行中兩方面都要追求小諸清查侵蝕治以應得之罪幸虧小諸先得風聲沒遭捕獲倉皇奔到娟娟這邊告訴他如此這般大禍臨頭家中已不能再去現在自己一身而外他無長物好在你這裏還未有探警臨門你趕快收拾些細軟和我遠走高飛別謀生路現銀子雖然沒有從前我買與你的數萬金飾物件也可從權變價暫度光陰慢慢的不愁無

出頭之日。不料娟娟反眼無情。不肯和小諸同逃。而且連分文亦未借與。反咬一小諸乘間訛詐說我並未跟你此間。不過是我借的小房子首飾。也是我自己歷年做生意賺下來的。與你毫無牽涉。現在你自己犯了罪。爲什麼要拖我同逃。這分明是你想無端敲我的竹槓而已。現在沒別的方法。你要是在再不肯走。我惟有報告捕房聽他們的辦法了。小諸聽娟娟這般說。惟有含着兩泡眼淚空手出門。淪落天涯。不知去向。這件事彰彰在人耳目。後來據說那娟娟也未有好結果。然而小諸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可已是百身莫贖的了。現在少奶奶雖不是堂子出身。聽他的口氣分明又是個娟娟自己不料竟爲小諸之續。得他一言點醒。我迷途。不小可知。夫婦之情本來不過爾爾。俗語說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從今以後我吃官司也罷。亡命天涯也罷。少奶奶既不念我。我也何必顧他。且待到時候再定主見。一念及此。心中自覺怛怛然無愁無慮了。這夜少奶奶有心不

睬繼宗。繼宗也覺對於他無言可說。兩個人就這樣同床異夢的過了一宵。次日天明。繼宗出門。少奶奶還沒起來。待他起身吃過飯。又因有小姊妹約着買東西。吃大菜。看夜戲。事情忙得很。所以急急忙忙打扮停當。就此坐汽車出去。也不等丈夫回來。細問他如何措置。其實這件事他早已忘在腦後多時了。這夜他看完夜戲。又被一個小姊妹邀回家裏叉麻雀。三四點鐘返家。繼宗還未回來。他從一起身就忙到現在。身子累得乏了。脫脫衣裳。一個人上床先睡。醒來已日照當空。又是第二天午牌時份了。他同繼宗。雖稱爲同床合枕的夫妻。但繼宗事忙睡少。來去去。常在少奶奶好夢正酣的當兒。惟有吃夜飯這一頓可以相見。若遇少奶奶外間有小姊妹應酬去了。那時惟有繼宗可以看見少奶奶的睡態。少奶奶却常有一兩天不見他少爺的面呢。這件事慣者不奇。所以少奶奶也不會對娘姨們問及少爺的來蹤去跡。今天可巧沒有女朋友請客。在家裏吃晚飯。上燈還不

見繼宗回來。少奶奶十分詫異。問娘姨少爺今天出去時候。可曾對你們說起不回來吃晚飯嗎。娘姨驚說難道少奶奶沒曉得少爺昨兒就沒有回來嗎。少奶奶聞言吃驚非小。問他怎麼講。可是少爺昨兒早上出去了。至今沒有回來。是不是娘姨點點頭。少奶奶大怒道。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呢。娘姨聽了不好意思回答。他想你兩個睡在一張床上的。來不來自己不知道。還要別人告訴你。豈非笑話。此言說不出口。祇能回答道。我以爲少爺一定對少奶奶講過了的。少奶奶聽說格外生氣。原來他不疑心別的。還以爲繼宗外間另有了什麼相好。胆敢不回家裏過宿。這件事還當了得。又因娘姨昨夜未告訴他。疑惑他們串攏。心中的一股無名氣頓時要冒上頂門來了。當下拍檻拍櫈。罵那娘姨混賬。少爺一夜不回。你爲甚不早告訴我。必待我查問再講。可知你口吃南朝飯。心向北邊人。一定得了少爺什麼好處。所以通同作弊。將我蒙在鼓內。你以爲拍了男東家的馬屁。飯碗

就保得住。少停教你滾蛋。纔曉得這裏號令。究竟是誰的可行呢。娘姨挨罵。說不出的冤枉。却也不敢回嘴。曉得少奶奶的脾氣。素來利害。一聲歇生意。什麼人都挽回不住的。此時也祇可忍氣吞聲。揩乾淨檯子。預備開夜飯。他吃。少奶奶却越罵越起勁。正當這時候。忽聽門鈴聲响。兩人都覺一怔。娘姨說少爺回來了。少奶奶也以爲提起曹操。曹操就到。這一定是繼宗回家來吃晚飯的無疑。當時振一振精神。做起面孔。預備和他大大的鬧一場兒。好儆其將來。不意祇聞開門响。不見人上來。少奶奶心中好生不耐煩。又聽得下面囁囁咕咕講話的音聲。却聽不出是那一個。少奶奶吩咐娘姨下去看看是誰。那娘姨很會貪懶。便開樓窗探頭問什麼人。下面答應說是銀行中差來找少爺的。少奶奶聞言大吃一驚。他以爲丈夫家裏不回來。銀行中一定仍舊照常辦事的呢。現在聽銀行中也有人来找他。就覺事體有點兒不妙了。心中一着急。慌忙推開娘姨。親自伏上樓窗口。

問來者何人。原來是繼宗的一個同事。素來也認識他。見了就稱嫂嫂。說李先生還是昨天吃飯時候出銀行的。至夜未回。今兒又是一天沒有到寫字間了。行長派我來問問別的不打緊。只爲銀庫裏有口放押款文契的鐵箱鑰匙。是李先生管着的。他不來防着有人要贖。沒人可以開取。雖然行長那裏也有副鑰匙藏着。不過隔手的恐其弄錯。而且照規矩有事請假。也必須將鑰匙手續另外託付一人。方能夠離開職守。所以行長很爲掛念。特派我來探探李先生是不是有病。最好明天照常辦事。如或有萬不能到行之處。這裏有行長的親筆信在此。請他把鑰匙交出來。待他幾時可以回寫字間。再歸還他掌管就是。不知李先生此刻在家裏麼。少奶奶聽罷。驚得臉都黃了。說他這裏還是昨兒早上出門的。至今沒有回來。我們還以爲他銀行裏一定到的。預備他今兒再要不來。明天上你們那兒尋他去了。却不料你們也在尋他。不知他這一天半工夫。究竟上那裏去的呢。那

人又道。不知嫂嫂知道李先生平時還有什麼別的去處沒有。少奶奶聽言不覺漲紅了臉說。這個我這裏那得知道。要問你們和他軋朋友的人了。那人聽說。嘆哧一笑道。既如此。行長現等着回音。我就這樣去回復他罷。來人走後。少奶奶不免上了心事。娘姨端夜飯上來。他也有些兒吃不下了。自忖丈夫既不赴行。又不回家。究竟到了什麼地方去呢。現在還有一線希望。就是全夜交易所中。那一天他不是告訴我。做股票蝕了本。難以彌補麼。也許爲着設法調補虧空的緣故。所以日夜在那邊張羅。以致沒工夫回家。和到銀行中辦事去了。少停我且親往市場上一行。不難看見他問其究竟。愈頭轉定。即忙打扮停當。一個人坐汽車赴交易。所今天恰值交割之期。市場上並不拍板。所中人都是忙忙碌碌。弄賬的弄賬。講話的講話。沒人理會着他。少奶奶找着一個茶房。問他李先生可在裏面。茶房答應說在裏面呢。少奶奶就教請他出來講話。自己私忖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不

過他也太沒腦子了。怎連家裏信都不給一個。豈非荒唐到極點了麼。少停非罵他一頓不可。念頭轉着。茶房又出來了。對少奶奶說。李先生教我問你。究竟是什麼樣人。找他何事。少奶奶聽說。不由勃然大怒道。你去對李先生說。我是什麼樣人。教他出來看看。難道他連家裏少奶奶都不曉得了嗎。茶房聞言。那敢多說。點頭曖曖答應。重復進去了不多一陣。便引出個李先生來。兩人相見。各吃一驚。少奶奶見出來的是個五十來歲年紀的黑胖子。嘴唇上還有微微的幾莖短鬚。那裏是他丈夫。料繼宗一夜之間。也未必就變成這副模樣。心知茶房一定弄錯了人。這一着果然被他猜着了。原來少奶奶不曉得交易所規矩。一部份有一部份的茶房。他所問乃是理事室茶房。剛巧常務理事中也有個李先生其人。所以那茶房也將錯就錯的將那李先生請出來了。然而少奶奶可不免大難爲情。這位李先生知道內中必有誤會之處。不過看見少奶奶這種妖妖嬈嬈的裝扮。心裏

倒捨不得就回報他走。嘻起了幾根騷鬍子。笑問你這位奶奶找我何事。少奶奶含羞帶愧說我並不找你。我找的乃是李繼宗先生呢。那李先生哈哈大笑說。我原曉得茶房一定弄錯了人。他說我家裏少奶奶找我。我想我房下已死了三年。怎的又多出個少奶奶來了。你說李繼宗那纔對啦。喎。李繼宗不是會計科長嗎。這時候不知來了沒有。今天乃是交割之期。會計科職司重要。想必他此時一定來了。說時又對那茶房說。你到會計科請李繼宗先生過來。一面邀少奶奶理事室中坐一會兒。少奶奶本來不怕陌生。適間害羞。因爲自認少奶奶一句話弄僵之故。現在見他用意甚盛。況且自己素來曉得交易所的常務理事職務就同政府中國務總理差不多。地位在他丈夫之上。他好意相待。在勢不能不以禮相答的。於是就跟他進了理事室中。原來理事室並不似別處人多。這一間祇李先生一個人。陳設也很考究。李先生滿面笑容的請他在客椅上坐了。還親自倒

一杯茶與他。問他今年有多少年紀了。同繼宗先生結婚有幾年咧。可有小弟弟沒有。這些話對於客客氣氣的女賓。本來是不應該講的。何況還是初次見面。少奶奶要不理睬他。也未為不可。不過少奶奶自想他的職務在丈夫之上。倘若有問不答。未免失了尊敬之道。因此也就一句句回答了他。李先生聽得滿意。更想再問幾句話。却巧那不解事的茶房走進來了。對那李先生說。會計科李先生昨兒一夜未到。今天這時候還沒到。所科裏一班先生都等着他。因為今天交割。有些押證金是他經手的。別人查不出賬。經紀人也要等他的。裏頭先生們說。李先生再要不來。恐怕就要鬧風潮咧。這句話不但少奶奶吃驚。連那位理事李先生也嚇一大跳。他問少奶奶。繼宗先生什麼時候出來的。昨兒為甚不曾到所。少奶奶此時真急昏了。一點鎗花都想不着掉。當對李先生實說。他還是昨兒早上出去。至今未曾回來。這句話一講。李先生更震駭失次。道這是什麼緣故。你今兒可

曾看報。不知他在外有什麼意外遭逢。沒有少奶奶道。這倒未曾看過。李先生卽命茶房拿報進來。翻了一會本埠新聞。也未見什麼。又問少奶奶。繼宗先生外間可有別的去處。少奶奶想。他倒和那銀行朋友一般頭腦。可見外間有別個去處之人甚多呢。因卽回報。他沒有的。李先生連聲稱怪。那時候他還疑心不到繼宗有虧空這件事。少奶奶撲了個空。已有些覺得這件事凶多吉少。自覺坐立不安。急欲離開這交易所方好。起身告辭的時候。李先生還十二分客氣。親自送他到馬路上。見少奶奶上汽車而去。不由靈機一動。想繼宗雖爲科長。究不是什麼大人物。他渾家汽車出入。未免太闊綽了。因這上頭就想到他自己。一定也做着投機事業。然則此一番不到莫要是裏頭弄了什麼玄虛。此刻彌補不住。故而避不到所的罷。一念及此。到會計科查查。果然有一本收據存根。和一冊賬簿。被繼宗帶了出去。所以有許多交割賬。竟難交割。李先生不免大爲着驚。那時又有別個。

理。事。來。了。得。知。此。事。都。起。恐。慌。當。時。開。一。會。議。有。班。人。主。張。稟。公。堂。請。特。別。傳。單。  
扣。住。繼。宗。免。得。他。得。間。逃。遁。李。先。生。當。着。衆。人。面。前。把。適。間。繼。宗。的。老。婆。到。此。尋。  
夫。這。件。事。瞞。過。了。因。爲。他。覺。李。少。奶。奶。很。可。人。憐。的。若。被。他。們。這。班。人。知。道。繼。宗。  
已。兩。天。不。曾。回。家。一。定。要。改。變。宗。旨。或。者。請。諭。單。封。繼。宗。的。屋。子。設。或。不。能。也。恐。  
怕。要。着。人。去。把。守。門。戶。防。他。們。私。自。搬。場。呢。這。一。來。豈。不。嚇。壞。了。少。奶。奶。李。先。生。  
雖。祇。想。他。見。過。一。次。面。覺。得。言。談。之。際。脂。香。觸。鼻。美。目。流。眄。此。情。此。景。宛。在。目。前。  
教。他。那。裏。捨。得。瞞。他。所。以。此。時。有。意。不。將。這。件。事。露。佈。待。這。裏。議。會。散。後。他。一。部。  
車。趕。到。繼。宗。家。裏。那。時。已。差。不。多。有。四。更。天。了。少。奶。奶。今。夜。可。上。了。心。事。然。而。並。  
不。後。悔。爲。自。己。沒。有。幫。他。忙。的。過。失。轉。恨。丈。夫。沒。頭。沒。腦。事。情。怎。不。弄。妥。了。走。  
連。家。裏。都。不。給。個。信。息。豈。不。荒。唐。這。時。候。還。未。曾。睡。聽。得。敲。門。聲。音。以。爲。是。繼。宗。回。  
來。了。一。開。門。却。是。李。先。生。少。奶。奶。驚。問。來。意。李。先。生。氣。急。吼。吼。的。將。他。們。開。會。如。

此這般的情形說了。講今晚雖沒舉動。明兒特別傳單出了。巡捕房一定要來捉人。捉不到人或者就要封門亦未可知。請你自己早爲準備。免得臨時受驚。少奶奶聞報。驚得魂不附體。李先生講過這幾句話。就此匆匆去了。少奶奶無計可施。想三十六着。走爲上策。跑開這裏。決不致吃虧的。當即將他心愛的這些首飾。還有個存摺。就是繼宗向他千商量。萬商量。沒肯拿出來的。幾件東西都收拾在一個小提包裏面。衣裳可來不及拿了。一到天明。就教配汽車。他娘家是賭過咒不再上門的了。況且貴人不踏賤地。這種窮去處也。萬萬不配他去的。所以現在惟有張大小姐這裏。是他自以爲最要好的姊妹了。逢到急難關頭。惟有投奔他那裏去。門戶教娘姨留心着。又叮囑他有人來問。不可說出自己的去處。有事趕快到張公館來報告。囑咐好了。方坐汽車往張公館而去。事有湊巧。其時恰值大小姐的兩個朋友。小張小裘二人。大門意見家裏鬧得天翻地覆。李少奶奶此去正攏在他們亂頭上。要知真相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投稿簡章

-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為合格
-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冊或數冊
-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分發行所	總發行所	印 刷 所	印 刷 所	編 著 者	編 著 者	編 著 者	編 著 者
▲價		漢口天長沙	上海上界	世 海 上	世 海 上	施	嚴	獨	
▼日		北京廣州	界	界	界	施	施	濟	
世界書局		電話中四七二三	馬路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鶴	

全年	半年	零購	每册
五十册	十五册	實售一角	每册郵費
實售四元	實售二角	本國一分	日本三分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謀推廣  
代製仿單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承印局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書籍傳單·廣告·月份牌·股  
票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  
單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啟謹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上